宋四子抄釋

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宋四子抄釋

（四）

呂柟撰

張子抄釋卷之四

明高陵呂柟涇野著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理窟學太原第七

學者且須觀禮。蓋禮者滋養人德性。又使人有常業守得定。又可學便可行。又可集得義。義然後可以得浩然之氣。嚴正剛大。必須得禮上下達。集義者。克己也。釋、此亦內外交養之功。

是集義。集義然後可以得浩然之氣。嚴正剛大。必須得禮上下達。集義者。克己也。釋、此亦內外交養之功。

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爲理未精耳。理精則須記了無去處也。仲尼一以貫之。蓋只著一義理都貫卻。學者但養心識明靜。自然可見。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胷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只生是也。更無別理。釋、必心常存省後。理自然精。既常存省。何不知之有。

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爲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釋、業從德出。

爲學須是要進。有以異於人。若無以異於人。則是鄉人。雖貴爲公卿。若所爲無以異於人。未免爲鄉人。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于道德則在己求之而無不得者也。釋、與俗人同者。只是未居廣居。

戲謔直是大無益。出於無敬心。戲謔不已。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善戲謔之

事雖不爲無傷。釋、只不譴・便是和而不流・

聖人於文章不講而學。蓋講者有可否之疑。須問辨而後明。學者有所不知。問而知之。則可否自決。不待講論。如孔子之盛德。惟官名禮文有所未知。故其問老子、郯子。既知則遂行而更不須講。釋、仲尼亦只是明得快耳・

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自存斯爲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釋、只此四勿甚易其難・

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是四十五十二程從十四歲時便銳然欲學聖人。今盡及四十未能及顏閔之徒。小程可如顏子。然恐未如顏子之無我。釋、至此則橫渠之學・亦思欲化乎・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釋、此便是愼獨工夫・

古者惟國家則有有司。士庶人皆子弟執事。又古人於提孩時已教之禮。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釋、教子弟者當誨之於豫・

憂道則凡爲貧者皆道。憂貧則凡爲道者皆貧。釋、此卽孟子所引陽虎之言・人可以不憂道乎・

氣質猶人言性氣。氣有剛柔緩速清濁之氣也。質、才也。氣質是一物。若草木之生。亦可言氣質。惟其能克己。則爲能變化。卻習俗之氣性。制得習俗之氣。所以養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集義猶言積善也。義須是常集。勿使有息。故能生浩然道德之氣。某舊多使氣。後來殊減。更期一年。庶幾無之。如太和中容萬物

任其自然。釋、此便是能內自訟。何氣質不可化。

婢僕始至者。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掇更謹則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性成。故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上者有可學無可學爾。釋、此爲中人以下發。然亦譬在上者也。

學得周禮。他日有爲。卻做得些實事。以某且求必復田制。只得一邑用法。若許試其所學。則周禮田中之制。皆可舉行。使民相趨如骨肉。上之人保之如赤子。謀人如己謀。衆如家。則民自信。釋、治體便是如此謀爲。故周禮一書。皆周公仁智之心。

孔子謂柴也愚。參也魯。亦是不得已須當語之。如正甫之隨晛之多疑。須當告使知其病。則病上偏治。莊子謂牧羊者止鞭其後。人亦有不須驅策處。則治其所不足。某只是太直無隱已。甚人有不善。卽面舉之。釋、只如此便是成己成物。太直卽誠也。

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已。蓋人欲無饜而外物有限。惟道義則無爵而貴。取之無窮矣。釋、人之道義與天地同大。故貴尊。

人之好強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則不自強滿。學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此顏子之所以進也。釋、纔自強處便是自退。

某與人論學二三十年。所恨不能到。人有得是人人各自體認。至如明道行狀。後語亦甚鋪陳。若人體認。

儘可以發明道理。若不體認。亦是一場閒言長語。釋、凡言能體認不實多。

今人爲學。如登山麓。方其迤邐之時。莫不闊步大走。及到峭峻之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釋、過峭峻處。方是登山始可小天下也。

學之不勤者。正猶七年之病。不蓄三年之艾。今之於學。加工數年。自是享之無窮。人多是恥於問人。假使今日問於人。明日勝於人。有何不可。如是則孔子問於老聃、萇弘、郯子、賓牟賈。有甚不得。聚天下衆人之善者。是聖人也。豈有得其一端而便勝於聖人也。釋、只肯問便是入聖人。

心且寧守之。其發明卻是末事。只常體義理。不須思。更無足疑。天下有事。其何思何慮。自來只以多思爲害。今且寧守之以攻其惡也。處得安且久。自然文章出。解義明。寧者無事也。只要行其所無事。釋、多思者、雜思也。便是心不存學不進。

心靜時常少。亂時常多。其清時卽視明聽聰。四體不待檢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者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全也。有時如失者。只爲心生。若熟後自不然。心不可勞。當存其大者存之。熟後小者可略。釋、存其大者是寧心要法。

人言必善聽乃能取益。知德斯知言。釋、善聽雖聞惡言亦有益。

靜有言得大處有小處。如仁者靜、大也。靜而能慮、則小也。始學者亦要靜以入德。至成德亦只是靜。釋。小大

只爭生熟・靜而能慮・恐亦不小・

學不長者無他術。惟是與朋友講治。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卽是養心之術也。苟以前言爲無益。自謂不能明辨是非。則是不能居仁由義。自棄者也決矣。

人當平物。我合內外如是。以身鑒物便偏見。以天理中鑒。則人與己皆見。猶持鏡在此。但可鑒彼。於己莫能見也。以鏡居中則盡照。只爲天理常在。身與物均見。則自不私。己亦是一物。人常脫去己身則自明。然身與心常相隨。不柰何有此身。假以接物。則舉措須要是。今見人意我固必。以爲當絕於己。乃不能絕。卽是私己。是以大人正己而物正。須待自己者。皆是著見於人物。自是而正。以誠而明者。旣實而行之明也。明則民斯信矣。己未正而正人。便是有意我固必。鑒己與物皆見。則自然心洪而公平。意我固必。只爲有身便有此。至如恐懼憂患忿懥好樂。亦只是爲其身虛。亦欲忘其身賊害而不顧。只是要公平不私於己。無適無莫義之與比也。釋、孔子絕四・以無意爲始・無我爲終・最好玩・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令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不欲犬之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旣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堂不可得也。釋、溺愛者溺害也・

教之而不受。雖強告之無益。譬之以水投石。必不納也。今夫石田雖水潤沃。其乾可立待者。以其不納故

也。出莊子言內無受者不久。外無主者不出。釋、自幼能聽道說・便成賢哲・初處故也・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中心苟有所開。卽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朋友論看。則一日開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釋、朋友功夫・於身最多・所以學者貴先擇友・在可疑而不疑者不學。學則須疑。譬之行道。將之南山。須問道路之出。自若安坐。則何嘗有疑。釋、疑只似經歷一般・學者只是於義理中求。譬如農夫。是穡是蓺。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蓋求之則須有得。釋、道不得・患在人不肯爲耳・道理須從義理生。集義又須是博文。博文則利用。又集義則自是經典已除去了多少掛意。精其義直至于入神。義則一種是義。只是尤精。雖曰義。然有意必固我。便是繫礙。動輒不可。須是無倚。百種病痛除盡。下頭有一不犯手勢。自然道理如此是快活。方眞是義也。釋、到不犯手・便是義精且熟也・凡所當爲。一事意不過。則推類如此善也。一事意得過。以爲且休。則百事廢。其病常在。謂之病者。爲其不虛心也。又病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爲宰相。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常勝。故要克己。釋、病處看破・就除去・正猶去疾一般・方是好人・大抵人能弘道。舉一字無不透徹。如義者謂合宜也。以合宜推之。仁禮信。皆合宜之事。惟智則最處先。不智則不知。則安能爲。故要知及之仁能守之。仁道至大。但隨人所取如何。學者之仁如此。更進則又至聖

人之仁。皆可言仁。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猶可謂之仁。又如不穿窬已爲義。精入神亦是義。只在人所弘。（釋、惟道無盡。愈近愈遠。愈求愈大。）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虛而爲盈。約而爲泰。亡而爲有。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人之有恥於就問。便謂我好勝於人。只是病在不知求是爲心。故學者當無我。（釋、志小氣輕相成。）聖人無隱者也。聖人天也。天隱乎。及有得處。便若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但通得處則到。只恐深厚人有所不能見處。以顏子觀孔子。猶有看不盡處。所謂顯諸仁藏諸用者。不謂以用藏之。但人不能見也。虛則事物皆在其中。身亦物也。治身以道。與治物以道同。是治物也。然治身當在先。然後物乃從。由此便有親疏遠近先後之次。入禮義處。（釋、至貫通後只一理。）

理窟自道第八

某學來三十年。自來作文字說義理無限。其有是者皆只是億則屢中。譬之穿窬之盜。將竊取室中之物。而未知物之所藏處。或探知於外人。或隔牆聽人之言。終不能自到說得皆未足實。觀古人之書。如探知於外人。聞朋友之論。如聞隔牆之言。皆未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家室之好。比歲方似入至其中。知其中是美是善。不肯復出。天下之議論莫能易此。譬如既鑿一穴已有見。又若既至其中卻無燭。未能盡室中之有。須索移動。方有所見。言移動者。謂逐事要思。譬之昏者觀一物。必盱目於一。不如明者舉目皆

見此某不敢自欺亦不敢自謙所言皆實事學者又譬之如有物而不肯捨去者有之以爲難入不濟事而去者有之（釋、曲盡苦學之功・可謂思則得之・行有餘力・眞非自謙也・）

祭祀用分至四時正祭也其禮特牲行三獻之禮朔望用一獻之禮取時之新物因薦以是日無食味也元日用一獻之禮喪自齊衰以下不可廢祭（釋、此禮亦可謂酌中・但元日行三獻禮・用特牲・餘四祭從俗節亦可・）

某向時謾說以爲已成今觀之全未也然而得一門庭知聖人可以學而至更自期一年如何今且專以聖人之言爲學閒書未用閱閱閒書者蓋不知學之不足（釋、知而好好而且樂矣・其勇乎・）

思慮要簡省煩則所存都昏惑中夜因思慮不寐則驚魘不安某近來雖終夕不寐亦能安靜卻求不寐此其驗也（釋、要不寐安靜・只有除去一箇利名心・又思亦不論繁簡・只論邪正・若將正思換了邪思便安靜・雖不寐亦好・故曰終夜不寢以思・）

家中有孔子眞嘗欲置於左右對而坐又不可焚香又不可拜而瞻禮皆不可無以爲容思之不若卷而藏之尊其道若召伯之甘棠始也勿伐及教益明於南國則至於不敢拜（釋、此解拜字・與詩注異・又曰・拜聖眞近於煩黷・若臨之在上・質之在旁・亦自驚惕・故曰見堯於牆・）

近作十詩信知不濟事然不敢決道不濟事若孔子於石門是信其不可爲然且爲之者何也仁術也如周禮、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豈不知無益於救但不可坐視其薄蝕而不救意不安也（釋、日月明知不能救而且救・況於民乎・宜孔子不已也・）

凡忌日必告廟。爲設諸位。不可獨享。故迎出廟。設於他次。既出。則當告諸位。雖尊者之忌。亦迎出。此雖無古可以意推。薦用酒食。不焚楮幣。其子孫食素。（釋、忌有憂意。不可及諸位。）

今衣服以朝、燕、齊、祭、四等分之。朝則朝服也。燕則尋常衣服也。齊則深衣。祭則細帛通裁寬袖。須是教不可便用。（釋、公服三燕服止一。故能常敬且愼。）

某既閒居橫渠。說此義理。自有橫渠未嘗如此如此。他又非會衆教化之所。或有賢者經過。若此則似繫著在此。某雖欲去此。自是未有一道理去得。如諸葛孔明在南陽。便逢先主相召入蜀。居了許多時日。作得許多功業。又如周家發迹於邠。遷於岐。遷於鎬。春積漸向冬。漢積漸入秦。皆是氣使之然。大凡能發見即是氣至。若仲尼在洙泗之閒。修仁義。興教化。歷後千有餘年。用之不已。今倡此道。不知如何自來。元不曾有人說著。如揚雄、王通、又皆不見。韓愈、又只尙閒言辭。今則此道亦有興聞者。其已乎。其有遇乎。（釋、子厚發此。可謂眞知韵見者矣。當其趣信。非揚韓諸儒所能道也。）

某始持期喪。恐人非笑。已亦自若羞恥。自後雖大功小功亦服之。人亦以爲熟。已亦熟之。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麤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卹。惟義所在。（釋、此便是眞知。孟子所謂天壽不貳者也。）

某平生於公勇。於私怯。於公道有義。眞是無所懼。大凡事不惟於法有不得。更有義之不可。尤所當避。

釋、義在處法亦在・然亦有法不在處義在・大抵義能兼法・

忌日變服。爲曾祖、祖、皆布冠而素帶麻衣。爲曾祖、祖之妣、皆素冠布帶麻衣。爲父、布冠布帶麻衣麻履。爲母、素冠布帶麻衣麻履。爲伯叔父、皆素冠帶麻衣。爲伯叔母、麻衣素冠。爲兄、麻衣素帶。爲弟姪、易褐不肉。爲庶母及嫂、一不肉。釋、酌盡其情矣・不但文・

理窟祭祀第九

無後者必祭。借如有伯祖至孫而絕。則伯祖不得言無後。蓋有子也。至從父然後可以言無後也。夫祭者必是正統相承。然後祭禮正有所統屬。今既宗法不正。則無緣得祭祀正。故且須參酌古今。順人情而爲之。今爲士者而其廟設三世几筵。士當一廟而設三世。似是只於禰廟而設祖與曾祖位也。有人又有伯祖與伯祖之子者當如何爲祭。伯祖則自當與伯爲列。從父則自當與父爲列。苟不如此。使死者有知。以人情言之必不安。禮於親疏遠近。則禮自有煩簡。或月祭之。或享嘗乃止。故拜朔之禮。施於三世。伯祖之祭。止可施於享嘗。平日藏其位版於牘中。至祭時則取而祫之。其位則自如尊卑。只欲尊祖。豈有逆祀之禮。若使伯祖設於他所。似不得祫祭。皆人情所不安。便使庶人亦須祭及三代。大夫有大事。省于其君于祫及其高祖。釋、此言適士一廟・而設三世几筵・可知庶人大夫矣・與程氏禮合・

奠酒奠安置也。若言奠摯奠枕是也。謂注之於地非也。祭則香茶非古也。香必燔柴之意。茶用生人意事

之膟膋升首今已用之所以達臭也。

古人因祭祀大事。飲食禮樂以會賓客。親族重專殺必因重事。釋、古事死即以合生。

今人之祭。但致其事生之禮。陳其數而已。其於鬼神之道則未也。祭祀之禮。所總者博。其禮甚深。今人所知者。其數猶不足。又安能達聖人致祭之義。釋、古人事鬼即事人。

尸惟虞則男女皆有。是初祔廟時也。至於吉祭。則唯見男尸而不見女尸。則必女無尸也。當初祔時。則不可以無尸。節服氏言郊祀而送尸車。則祀天有尸也。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者。恐皆難有尸。節服氏言郊祀有亦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詩序有言靈星之尸。此說似不可取。絲衣之詩。正是既祭之明日。求神於門。其始必有祭。其實所以賓禮尸也。天子既以臣爲尸。不可祭罷便使出門而就臣位。故其退尸也皆有漸。言絲衣已是不著冕服。言弁已是不冠冕也。漸有從便之禮。至於燕尸。必極醉飽。所謂不吳不敖。胡考之休。吳敖猶言娛樂也。不娛樂何以成其休考。釋、尸未必盡然。故不能久行。

七廟之主。聚於太祖者。此蓋有意。以其當有祧者。且祧者當易檐。故盡用出之。因而祧之。用意婉轉。古者言遷主。不見所以安置之所。若祭器祭服。則有焚埋之說。木主不知置之何地。又公出疆及大夫出聘。皆載遷廟之主而行。以此觀之。則是主常存也。然則當其祫時。必皆取而合祭也。庶人當祭五世。以恩須當及也。然其祫也。止可謂之合食。釋、禮有隆殺。世無遠近。

凡人家正廳。似所謂廟也。猶天子之受正朔之殿。人不可常居。以爲祭祀吉凶冠昏之事。於此行之。廳後謂之寢。又有適寢。是下室所居之室也。釋、存廳事以爲先人。猶在堂上乎。可教孝思矣。

八蜡先嗇一也。始治稼穡者。據易則神農是也。司嗇是修此職者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百種八也。百種百穀之種。舊說以昆蟲爲八。昆蟲是爲害者。不當祭。此歲終大報也。釋、此解八蜡。卻是仁義。

理窟月令統第十

秦爲月令。必取先王之法以成文字。未必實行之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民。使民以時。此皆法外之意。秦苟有愛民爲惠之心。方能行。徒法不以行。須實有其心也。有其心而無其法。則是雖有仁心仁聞。不行先王之道。不能爲政於天下。釋、月令便是義襲而取。

古者諸侯之建。繼世以立。此象賢也。雖有不賢者象之。而天子使吏治其國。彼不得暴其民。故舜封象是不得已。周禮建國大小。必參相得。蓋皆建大國。其勢不能相下。皆小國則無紀。以小事大。莫不有法。釋、此因論統屬而及。

井田而不封建。猶能養而不能教。封建而不井田。猶能教而不能養。封建井田而不肉刑。猶能教養而不能使。然此未可遽行之。釋、此有時義乎。

鄭氏之說恐非。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祭於殯宮。則哭於何處。古者君薨三年喪畢。吉禘然後禮其祫祧主藏於夾室。新主遂自殯宮入于廟。國語言日祭月享。禮中豈有日祭之禮。此正謂三年之中。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朝夕之饋。猶定省之禮。如其親之存也。至於祔祭。須是三年喪終。乃可祔也。（釋、三年於死生之心皆順且安。）

古人於忌日不爲薦奠之禮。特致哀示變而已。古人亦不爲影像。繪畫不眞。世遠則棄。不免於褻慢也。故不如用主。古人猶以主爲藏之於櫝。設之於位。亦爲褻慢。故始無設爲重鬲以爲主道。其形制甚陋。止用葦篾爲之。又設於中庭。則是敬鬼神而遠之之義。重主道也。大夫得其重。應當有主。既理重不可一日無主。故設苴。及其已作主。卽不用苴。（釋、重主苴一道也。）

正叔嘗爲葬說有五。相地須使異日決不爲道路。不置城郭。不爲溝渠。不爲貴家所奪。不致耕犁所及。（釋、此葬法至要。）

葬法有風水山岡。此全無義理。不足取。南方用青囊。猶或得之。西方人用一行。尤無義理。南人試葬地。將五色帛埋於地下。經年而取觀之。地美則采色不變。地氣惡則色變矣。又以器貯水。養小魚。埋經年。以死生卜地美惡。取草木之榮枯。亦可卜地之美惡。（釋、地氣如此求亦是。然卽地氣亦有時變。）

韓退之以少孤養於嫂。故爲嫂服加等。大抵族屬之喪。不可有加。若爲嫂養。便以有恩而加服。則是待兄之恩至薄。大抵無母。不養於嫂。更何處可養。若爲族屬之親有恩而加等。則待己無恩者。可不服乎哉。昔有士人少養於嫂。生事之如母。死自處以齊衰。或告之非先王之禮。聞而遂除之。惟持心喪。遂不復應舉。人以爲得禮。（釋、此孔子言子路喪姊之義。然恩亦須兼論。）

聖人不制師之服。師無定體。如何是師。見彼之善而己效之。便是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如朋友者。有相親炙而如兄弟者。有成就己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豈可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死。弔服如麻。亦是服也。卻不得謂無服也。（釋、程子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則師豈可無服。）

禮稱母爲長子斬三年。此理未安。父存。子爲母期。母如何卻服斬。此爲父只一子。死則世絕。莫大之戚。故服斬。不如此豈可服斬。（釋、母爲子斬。只是因情戚以立文。）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兩月爲禫。共二十七月。禮鑽燧改火。天道一變。其期已矣。情不可以已。於是再期。再期又不可以已。於是加之三月。是二十七月也。（釋、古二十五月。二年加一月。今二十七月。二年加一時。）

大功已下算閏月。期已上以其斷。不算閏月。三年之喪。禫祥閏月亦算之。（釋、輕服算閏月。）

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釋、此議與程子同。）

有適母在。其所生母死。禮雖服緦。亦當心喪。難以求仕。（釋、今爲所生母立三年喪。於人子獨無恆。）祭器祭服。以其嘗用於鬼神。不敢褻用。故有埋焚之禮。至於衰絰冠履。不見所以毀之文。惟杖則言棄諸隱者。棄諸隱者。不免有時而褻。何不卽焚埋之。常謂喪服非爲死者。己所以致哀也。不須道敬喪服也。禮云。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皆言主在哀也。非是爲敬。喪服不邊坐。專席而坐。禮云。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有憂則意不安。故側席而坐。側席者。坐不安也。有喪者則專在於哀。不爲容也。故專席而坐。得席則坐。更無所遜於前後。是以無容也。大功不以服勤。不以服勤勞之事。皆是不貳事之義也。毀喪服者。必於除日毀。以散諸貧者。或諸守墓者。皆可也。蓋古人不惡凶事。而今人以爲嫌。墮之家人情不悅。不若散之焚埋之。又似惡喪服。（釋、喪服亦與杖同。藏散皆可。）練亦謂之功衰。蓋練其功衰而衣之爾。據曾子問。三年之喪不弔。又雜記。三年之喪雖功衰不以弔。又服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服其功衰。又雜記。有父母之喪。尙功衰。此云尙功衰。蓋未祥之前。尙衣經練之功衰耳。知既練猶謂之功衰者。以下文云。則練冠三年之喪。禮不當弔。而雜記又云。雖功衰不以弔。兼服之服重者。以易輕者。舊注不可用。此爲三年之喪以上而言。故作記者以斬齊及大功明之。若斬衰既練。齊衰既卒哭。則首帶皆葛。又有大功新喪之麻。則與齊之首絰麻葛兩施之。既不敢易斬葛之輕。（以斬葛大於大功之麻。）又不敢易齊首之重。（輕者方敢易去。則重者固當存。）故麻葛之絰。兩施於首。若大功既葬。則當服齊首之

葛。不服大功之葛。所謂兼服之服重者則變輕者。正謂此爾。若齊麻未葛。則大功之麻。亦止當免。則絰之而已。如此喪變雖多。一用此制。前後禮文。不相乖戾。釋、喪漸遠則漸變。大抵一三年之喪。比終五服。皆易徧也。練衣必煅煉大功之布以爲衣。故有言功衰。功衰上之衣也。以其著衰於上。故通謂之衰。必著受服之上。稱受者、以此得名。受蓋受始喪斬疏之衰。而著之變服。其意以喪久變輕。不欲摧割之心。亟忘於內也。此說昔嘗與學者言之。今二年。始獲二人同矣。○釋、服變衰不變。小祥乃練其功衰而衣之。則練與功衰。非二物也。釋、只是布稍細。

張子抄釋卷之五

明高陵呂柟涇野著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語錄第一

上智下愚不移。充其德性則爲上智。安於見聞則爲下愚。不移者。安於所執而不移也。（釋、此不移雖是天定。亦人自不肯移耳。）

子貢謂夫子所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云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爲己任。不以苟知爲得。必以了悟爲聞。因有是說。明賢思之。（釋、此係眞知實見。非耳聞也。）

舜好問。仲尼每事問。德同矣。學亦同否。（釋、惟學同則德同。除好問再無學問矣。）

仲尼自志學至老。德進何晚。竊意仲尼自志學固已明道。其立固已成性。就上益進。蓋由天之不已。爲天已定而所以爲天不窮。如有成性則止。則舜何必孜孜。仲尼何必不知老之將至。且歎其衰不復夢見周公。由此觀之。學之進德可知矣。（釋、只肯學不厭。便是生知。）

聖之時。當其可之謂時。取時中也。可以行可以止。此出處之時也。至於言語動作。皆有時也。（釋、只時便與天地合德。故云天有四時。）

舜三十而徵庸。是有聞於一朝也。成聖之速。自古無如舜也。舜爲仁之大端也。（釋、舜生而從辛苦中過。故蚤熟。）

學者至于與孟子之心同。然後能盡其義而不疑。釋、孟子能盡心知性故明。

賢人爲天下知。聖人當受命。雖不受知。不受命。然爲聖爲賢。乃吾性分當勉耳。釋、人止可盡其在我。

賢者在堯舜之世。亦有不得遇者。亦有甚不幸者。是亦有命也。卽智之於賢者不獲知也。釋、賢者遇不遇。又關世運。

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如此可盡物之性。釋、窮久自明。

天地之道。可以一言而盡也。凡言道皆能盡天地。但不得其理。至如可欲。皆可以至聖神。但不嘗得聖神滋味。天地之道。以術知者卻是妄。釋、知己知天。

大凡禮不可大段駭俗。不知者以爲怪且難之。甚者至于怒之疾之。故禮亦當有漸於不可知者。少行之已爲多矣。但不出戶庭親行之可也。毋強其人爲之。己德性充實。人自化矣。正己而物正也。釋、此便是易簡之道。

人之出處。則出而足以利天下亦可出。爲免死之仕亦可出。

今人過憂盜賊禍難。妄動避之。多自致傷者。又禍未必然而自禍者。此惡溺而投河之類也。釋、禍豈可預避。只可省己。

訂頑之作。只爲學者而言。是所以訂頑。天地更分甚父母。只欲學者心於天道。若語道則不須如是言。釋、觀張子意只是喻人於道。

人言不信怪。須是於實事上不信。又曉其理方是了當。苟不然。方才劫之以不測。又畢竟信也。釋、只要人實見得。

質疑。非遁辭之比也。遁辭者無情。只是他自信。元無所執守。見人說有。己卽說無。反入於太高。見人說無。

己則說有反入於至下。或太高。或太下。只在外面走。元不曾入中道。此釋老之類。故遁辭者本無情。自信如此而已。若質疑者。則有情實。遂其罪也。釋、實疑、謂身執言語。

知之爲用甚大。若知則以下來都了。只爲知包著心性識。知者一。知心性之關轄然也。今學者正惟知心性識。不知如何安可言知。知及仁守。只是心到處便謂之知。守者、守其所知。知有所極。而人知則有限。故所謂知及。只言心到處。釋、眞知便能力行也。

某比來所得義理。儘彌久而不能變。必是屢中於其閒。只是昔日所難。今日所易。昔日見得心煩。今日見得心約。到近上更約。必是精處尤更約也。釋、到約處便近易簡。

孔子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此聖人取善。顏子亦在此術中。然猶著心以取益。比聖人差別。聖人則所見是益。釋、只如太虛。何物不容。

作者七人。伏羲也。神農也。黃帝也。堯也。舜也。禹也。湯也。所謂作者。上世未有作而作之者也。伏羲、始服牛乘馬者也。神農、始教民稼穡者也。黃帝、始正名百物者也。堯、始推位。舜、始封禪者也。堯以德。禹以功。故別數之。湯、始革命者也。若謂武王爲作則。作則已是述湯事也。若以伊尹爲作則。當數周公。恐不肯以人臣謂之作。若孔子自數爲作。則自古以來。實未有如孔子者。然孔子已是言述而不作也。釋、此作者・孔子蓋言己所述者也。

學者當須立人之性。仁者人也。當辨其人之所謂人。學者學所以爲人。釋、此不可遠人爲道之意。

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釋、變化氣質。便是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義理有礙。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釋、偏淺處是舊見。

多求新意以開昏蒙。吾學不振。非強有力者不能自奮。足下信篤持謹。何患不至。正惟求一作來。自粹美得之最近。釋、求粹美便是變化氣質。

萬物皆有理。若不知窮理。如夢過一生。釋氏便不窮理。皆以爲見病所致。莊生儘能明理。反至窮極亦以爲夢。故稱孔子與顏淵語曰。吾與爾皆夢也。蓋不如易之窮理也。釋、理窮到如夢而醒。

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如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釋、志定則氣不亂。志堅則氣不衰。

學須以三年爲期。孔子曰。朞月可也。三年有成。大凡事如此亦是一時節。期月是一歲之事舉偏也。至三年事大綱慣熟。學者又須以自朝及晝至夜爲三節。積累功夫。更有勤學。則於時又以爲限。釋、只是要自強不息。

人與動植之類。已是大分不齊。於其類中又極有不齊。某嘗謂天下之物。無兩箇有相似者。雖一件物。亦有陰陽左右。譬之人一身中兩手爲相似。然而有左右。一手之中五指而復有長短。直至於毛髮之類。亦無有一相似。至如同父母之兄弟。不惟其心之不相似。以至聲音形狀。亦莫有同者。以此見直無一同者。釋、雖陰陽生人。只添入五行。便不能齊。故星算皆幸而中。

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如此不至者。猶難罪性。語氣可也。同行報異。猶難語命。語遇可也。氣與遇。性與命。切

近矣。猶未易言也。釋、至性命處、即至誠無息矣。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言美輕重不同。近思作程語。○釋、字本有淺深用。

鄉原徇欲而畏人。其心乃穿窬之心也。苟徇欲而不畏人。乃明盜耳。遁辭乃鄉原之辭也。無執守故其辭妄。釋、鄉愿不顧自己所至。只是要彌縫外邊。

當自立說以明性。不可以遺言附會解之。若孟子言不成章不達。及所性四體不言而喻。此非孔子曾言而孟子言之。此是心解也。釋、言當自立說。亦恐未安。但心解後其言自別。

世學不明千五百年。大丞相言之於書。吾輩治之於己。聖人之言。庶可期乎。顧所學謀之太迫。則心勞而不虛。質之太煩。則泥文而滋弊。此僕所以未置懷於學者也。釋、此正欲如杜預所言優柔厭飫之意。

詖淫邪遁之辭。古語孰近。詖辭苟難。近於並耕。爲我。淫辭放侈。近於兼愛。齊物。邪辭離正。近於隘與不恭。遁辭無守。近揣摩說難。四者可以盡天下之狂言。釋、四言似是而非。故害道尤甚。

孟子之言性情皆一也。亦觀其文勢如何。情未必爲惡。哀樂喜怒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不中節則爲惡。釋、孟子數言情善。

釋氏之說。所以陷者。以其待天下萬物之性爲一。猶告子生之謂性。今之言性者。汗漫無所執守。所以臨

事不精。學者先須立本。釋、釋氏舍人事而言。故卒歸于無用。

陰陽者、天之氣也。亦可謂道。剛柔緩速、人之氣也。亦可謂性。損益盈虛、天之理也。亦可謂道。壽夭貧賤、人之理也。亦可謂命。天授於人則爲命。亦可謂性。人受於天則爲性。亦可謂命。形得之備。不必盡然。氣得之偏。不必盡然。道得之同。理得之異。亦可互見。此非學造至約。不能區別。故互相發明。貴不碌碌也。釋、其究只一理。其生只一心。

大率玩心未發。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茲愈遠。釋、平易只是在人事上求。

子夏未盡反身處。可更求之。題不動心章。告子所止到己言所不及處。孟子所止到己所難名處。然則告子所見所言。與孟子所守所見可知矣。同上。不知命則大無信。故命立而後心誠。題盡心章。誠則實也。太虛者、天之實也。萬物取足於太虛。人亦出於太虛。太虛者、心之實也。釋、虛者無欲也。故能實。

虛者仁之原。忠恕者與仁俱生。禮義者仁之用。

敦厚虛靜仁之本。敬和接物仁之用。

太虛者、自然之道行之。要在思故曰思誠。

虛心然後能盡心。

虛則生仁。仁在理以成之。釋、虛生仁。可詳玩。

虛心則無外以爲累。

人生固有天道人事。當行不行則無誠。不誠則無物。故須行實事。惟聖人踐形爲實之至。得人之形。可離非道也。（釋、踐形便是實事。）

與天同原謂之虛。須行事實故謂之實。此叩其兩端而竭焉。更無去處。（釋、此便是形而上下。）

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爲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因有物榛礙。金鐵有時而腐。山嶽有時而摧。凡有形之物即易壞。惟太虛無動搖。故爲至實。詩云。德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釋、以至虛爲至實。要思得之。觀太虛生物無測。萬古不壞。）

靜者善之本。虛者靜之本。猶對動虛則至一。

氣之蒼蒼。目之所止也。日月星辰。象之著也。當以心求天之虛。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今可知也。以其虛也。（釋、只無欲便虛。）

天地以虛爲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釋、天地是虛。若從虛中來。天地又一物也。）

中宮土寄王之說。於理非也。大率五行之氣。分王四時。土固多於四者。然其運行之氣。則均施錯見。金木水火皆分主四時。獨不見土之所主。是以有寄王之說。然於中來在季夏之末者。且以易言之。八卦之作。坤在西南。西南致養之地。在離兌之間。離兌、即金火也。是以在季夏之末。（釋、言五行均施錯見於四時甚當。故歷每季旺。其曰季夏之末者。又

以四時中言也。

五緯五行之精氣也。所以知者。以天之星辰。獨此五星動。以色言之又有驗。以心取之亦有此理。釋、五行在地。與五緯在天同運。要識五藏五性五情五事亦是此。

禮文參校。是非去取。不待己自了當。蓋禮者理也。須是學窮理禮則所以行其義。知理則能制禮。然則禮出於理之後。今在上者未能窮。則在後者烏能盡。今禮文殘缺。須是先求得禮之意。然後觀禮。合此理者。卽是聖人之制。不合者卽是諸儒添入。可以去取。今學者所以宜先觀禮者。類聚一處。他日得理。以意參校。釋、此亦約禮之意。能知約後則禮無不可定也。

知之於賢者。知人之謂知。賢者當能知人。有於此而不受知於賢者。知不施於賢者也。晏嬰之賢。亦不知仲尼。於仲尼猶吹毛。直欲陷害孔子。如歸女樂之事。釋、此猶是晏嬰爲齊之私心。若孔子幷其善交亦取之矣。

時中之義甚大。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何以有亨。以九二之亨行蒙者之時中。此所以蒙得亨也。蒙無遽亨之理。以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蒙卦之義。王者全在九二。彖之所論。皆二之義。教者但只看蒙者。時之所及則導之。是以亨行時中也。此時也。正所謂如時雨化之。若旣引之中道而不使之通。教者之過也。當時而引之使不失其正。此教者之功也。蒙以養正聖功也。是養其蒙以正聖人之功也。釋、於蒙時養正。便是機法。失此難。

孟子言水之有本。無本者以況學者有所止也。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此是有本也。思天下之善無不自此始。然後定止於此。發源立本。樂正子有本者也。日月而至焉。是亦有本者也。聲聞過情。是無本而有聲聞者也。向後僞迹俱辨則都無也。釋、只其人可欲。便是有本。以後聖神。皆可至也。

某比年所思慮事。漸不可易動歲年間。只得變得些文字。亦未可謂辭有巧拙。其實是有過。若是達者。其言自然別。寬而約。沒病痛者。不是到了是不知。知一物。則說得仔細。必實。聖人之道。以言者尚其辭。辭不容易。只爲到其間知得詳。然後言得不錯。譬之到長安。極有知長安仔細者。然某近來思慮義理。大率億度屢中可用。既是億度屢中可用。則以大受。某唱此絕學。亦輒欲成一次第。但患學者寡少。故貪於學者。今之學者。大率爲應舉壞之入仕。則事官業。無暇及此。由此觀之。則呂范過人遠矣。呂與叔資美。但向學差緩。惜乎求思也褊。求思雖似褊隘。然褊不害於明。褊是氣也。明者所學也。明何以謂之學。明者言所見也。大凡寬褊者。是所稟之氣也。氣者自萬物散殊時。各有所得之氣。習者、自胎胞中以至於嬰孩時。皆是習也。及其長而有所立。自所學者方謂之學。性則分明在外。故曰氣其一物爾。氣者在性習之間。性猶有氣之惡者爲病。氣又有習以害之。此所以要鞭辟至於齊。強學以勝其氣習。其間則更有緩急精粗。則是人之性雖同。氣則有異。天下無兩物一般。是以不同。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則寬褊昏明名不得。是性莫不同也。至于習之異斯遠矣。雖則氣之稟褊者。未至於成性時。則暫或有暴發。然而所學則卻是

正。當其如此。其一作不。則漸寬容。苟志于學。則可以勝其氣與習。此所以褊不害於明也。須知自誠明與明誠者有異。自誠明者。先盡性以至於窮理也。謂先自其性理會來以至行理。自明誠者。先窮理以至於盡性也。謂先從學問理以推達於天性也。某自是以仲尼爲學而知者。某今亦竊希於明誠。所以勉勉安於不退。孔子稱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苟惟未止。則可以竊冀一誠。就自明誠者。須是要窮理。窮卽是學也。所觀所求皆學也。長而學固所謂之學。其幼時豈可不謂之學。直自在胞胎。保母之教。己雖不知謂之學。然人作之而已變以化於其教。則豈不謂之學。學與教皆學也。惟其受教卽是學也。只是長而學。庸有不待教習便謂之學。只習有善惡。只一作某所以使學者先學禮。只爲學禮則便除去了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卽上去。上去卽是理明矣。又何求。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灑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所謂長而學謂之學者。謂有所立自能知向學。如孔子十五而志於學。是學也。如謂有所成立。則十五以前。庸有不志於學時。一本云如孔子五十而學。是學也。如謂有所成立。則五十以前庸有不志於學。若夫今學者所欲富貴聲譽。博聞繼承。是志也。某只爲少小時不學。至今日勉強有太甚。則反害欲速不達。亦須待歲月至始得。釋、此子厚求進於純亦不已之地。蓋自受氣受習之時。而欲變化之也。

湯征未至而怨者。非史氏之溢辭。是實怨。今郡縣素困弊政。亦望一良吏。莫非至誠。平居亦不至甚有事。當其時則顧望其上之來。是其心若解倒懸也。天下之望湯是實。如父母願耕願出莫非實如此。至朋來

而樂。方講道義。進是實可樂也。釋、民思自遂其欲。豈不怨湯未至。

武成取二三策。言有取。則是有不取也。孟子眞知武王。故不信漂杵之說。知德斯知言。故言使不動。釋、血流漂杵。書謂紂衆倒戈自殺。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釋、此解卻恐太深。

顏子知當生而至焉。故見其進也。不極善則不處焉。故未見其止也。知必至者知志於道。致廣大。極高明。此則儘遠大。所處則直是精約。顏子方止求而未得。故未見其止也。極善者須以中道。方謂極善。故大中謂之皇極。蓋過則便非善。不及亦非善。此極善。是顏子所求也。所以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高遠處又要求精約處。又要至。顏子之分、必是入神處又未能。精義處又未至。然顏子雅意。則直要做聖人。學者須是學顏子。發意便要至聖人猶不得。況便自謂不能雅意則然。非宜見於議論。釋、高遠精約非兩事。

性美而不好學者無之。好學而性不美者有之。蓋向善急。便是性美也。性不美則學得亦轉了。故孔子要好仁而惡不仁者。只好仁則忽小者。只惡不仁則免過而已。故好惡兩端並進。好仁則難遽見功。惡不仁則有近效。日見功若顏子。是好仁而惡不仁者也。云未見者。或此道在顏子後。言見善如不及。此好仁者也。見不善如探湯。此惡不仁者也。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同此義。釋、好惡不可偏廢。好仁而不惡不仁。好之必不篤。惡不仁而不好仁。惡之必不切。

盡得天下之物。方要窮理。窮得理又須要實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實到其間方可言知。未知者方且言識之而已。既知之又行之惟難。萬物皆備於我矣。又卻要強恕而行。求仁爲近。禮自外作。故又與孟子義內之說如相違。孟子方辨道。故言自得深造。作記者必不知內且據掠淺知。（釋、禮自外作。對樂而言。各有所指。到樂處便是自得。更奚言內外。）

知之於賢者。彼此均賢也。我不知彼。是我所患。彼不知我。是命也。均聖人也。舜禹受命受祿。舜禹亦無患焉。（釋、言不爲人知而無祿命之憂。舜禹亦無患。）

顏子、樂正子。皆到可欲之地。但一人向學緊。一人向學慢。（釋、緊則幾於化。慢則美亦未能。）

言盡物者。據其大總也。今言盡物者。未說到窮理。但恐以聞見爲心。則不足以盡心。人本無心。因物爲心。若只以聞見爲心。但恐小卻心。今盈天地之聞者皆物也。如只據己之聞見。所接幾何。安能盡天下之物。所以欲其心也。窮理則細微甚有分別。至如作樂。其始亦但知其大總。更去其間比較。方盡其細理。若便謂推類以窮理爲盡物。則是亦但據聞見上推類。卻見聞見。安能盡物。今所言盡物。蓋欲其盡心耳。（釋、盡心且知天。況物乎。）

坎惟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卽下。無復凝滯之在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釋、心亨惟有孚耳。故曰水有信。）

人所以不能行己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然爲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己者義理不勝惰與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意思齷齪。無由作事。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爲於義未必中。然非有志槩者莫能。況吾於義理已明。何爲不爲。（釋、只是要人知止。見得箇是。便坦然無疑也。）

姤初六、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蹢躅。得伸則伸矣。如李德裕處置閹官。徒知其帖息威伏。而忽於志不妄逞。照察少年不至。則失其幾也。（釋、裕縱能照察。亦是第二著。）

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己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數。己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因己而壞人之才爲憂。則不敢惰。四益也。（釋、張子從淺處說耳。若得成己成物更道益。）

學記、日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人未安之又進。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人之才足以有爲。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才。若曰勉率而爲之。則豈有由誠哉。（釋、此孔子可以語上下之意。）

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釋、賢聖愚不肖根於此。）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閒也。唯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於朋游學者之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釋、魏欲格人心已心。已至誠明。

張子抄釋卷之六 外篇

明高陵呂柟涇野著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答范巽之書第一

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說。顧語未必信耳。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喻。亦不待語而知。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爲異端所劫。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辨。異端不必攻。不逾朞年。吾道勝矣。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爲疑撓。智爲物昏。交來無閒。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矣。釋、學只在知止。則有定不惑。

朝廷以道學政術爲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巽之謂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邪。將以其所不爲而強施之於天下歟。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爲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爲秦漢之少恩。必不爲五伯之假名。巽之爲朝廷言。人不足於適政不足與閒。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釋、此猶是西銘之旨。故孔門專論仁。

慶州大順城記第二

慶曆二年某月日。經略元帥范公仲淹。鎮役總若干。建城於柔遠寨東北四十里故大順川。越某月日。城成。汴人張載謹次其事爲之文。以記其功。辭曰。兵久不用。文張武縱。天警我宋。羌蠢而動。恃地之彊。謂兵之衆。傲侮中原。如撫而弄。天子曰嘻。是不可捨。養姦縱殘。何以令下。講謨于朝。講士于野。鍛刑斧誅。選付能者。皇皇范侯。開府于慶。北方之師。坐立以聽。公曰彼羌。地武兵勁。我士未練。宜勿與競。當避其彊。徐以計勝。吾視塞口。有田其中。賊騎未迹。卯橫午縱。余欲連壁。以禦其衝。保兵儲糧。以俟其窮。將吏掾曹。軍師卒走。交口同辭。樂贊公命。月良日吉。將奮其旅。出卒于營。出器于府。出幣于帑。出糧于庾。公曰戒哉。無敗我舉。汝礪汝戈。汝銳汝斧。汝干汝誅。汝勤汝與。既戒既言。遂及城所。索木篡土。編繩奮杵。胡虜之來。百千其至。自朝及辰。衆積我倍。公曰無譁。是亦何害。彼姦我乘。及我未備。勢雖不敵。吾有以恃。爰募彊弩。其衆累百。依城而陣。以堅以格。戒曰謹之。無鬬以力。去則勿追。往終我役。賊之逼城。傷死無數。謨不我加。因潰而去。公曰可矣。我功汝全。無怠無遽。城之惟堅。勞不累日。池陴以派。深矣如泉。高焉如山。百萬雄師。莫可以前。公曰濟矣。吾議其旋。擇士以守。擇民而遷。書勞賞才。以飫以筵。圖列而止。薦聞于天。天子曰嗟。我嘉汝賢。錫號大順。因名其川。于金于湯。保之萬年。釋、頌功而寓有警規之義。不阿之言也。

女戒第三

婦道之常。順惟厥正。婦止柔順。是曰天明。天之顯道。是其帝命。命女使順。嘉爾婉娩。克安爾親。往之爾家。呂氏汝家。

克施克勤。能行孝順能勤。爾順惟何。無違夫子。夫子壻也。無然皐皐。皐皐、讙與言也。無然詆詆。詆詆、讙與事也。彼是而違。爾焉作非。違是則非。彼舊而革。爾焉作儀。改舊乃汝安正制度。惟非惟儀。女生則戒。在毛詩斯干篇。王姬肅雍。酒食足儀。周王之女亦然。貽爾五物以銘爾心。錫爾佩巾。墨予誨言。銅爾提匜。謹爾賓薦。賓客祭禮。玉爾琀具。素爾藻絢。藻絢妝飾。不可太華。枕爾文竹。席爾吳筵。念爾書訓。因枕文思訓。思爾退安。安爾退居之席。彼實有室。男當有室。爾勿從室。不得從而有其室也。遜爾提提。遜、謹退也。提提、安也。爾生引逸。引長也。逸、樂也。釋、專明貞順之義。

賀蔡密學第四

茲審顯被眷圖。擢陞要近。寵輝之渙。雖儒者至榮。付任所期。蓋朝廷有待。藹傳中外。孰不欣愉。竊以篤實輝光。日新而不可掩者德之修。禍福吉凶。人力所不能移者命之正。今天下謀明守固。功累治勤。浮議不能拒強力不能破。未有若明公之盛也。上知之民。信之所不足。獨未施於廟堂之上耳。頃慶卒內嚮。惶駭全陝。府郡晝閉。莫知所爲。士民失措。室家相弔。繼聞爲渭師所敗。潰遁而東。其氣沮摧。十亡八九。雖非盛舉。然應機敏捷。使大患遽銷。明識之士。知有望焉。今戎毒日深。而邊兵日弛。後患可悼。而國力既殫。將臣之重。豈特司命士卒。惟是三秦生齒存亡。舒慘之本。莫不繫之。旌旆在秦。正猶長城巨防。利兵堅甲。幸少選未召。乃西陲不貲之福。載投迹山荒。所有特一家之衆。擔石之儲。方且仰依兵庇。有恃而生。誠願明公置懷安危。推夙昔自信之心。宜升不息。以攘患保民爲己任。蓋知浮議強力。不足以勝人心。奪天命。則含

識之徒。不勝至幸。引跂門仞。無任歡欣祈俟之極。釋、賀啓而全論安危之機及士卒之要。用其言足保天下。

策問第五

問、三代道失而民散。民散浸淫而盜不勝誅矣。魯之衰也。季康子患盜。孔子謂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夫制產厚生。昭節儉。賤貨財。使人安其分。宜若可爲也。今欲使舉世之民厚賞焉不竊。如夫子之言。某亦有道乎。釋、惟在上者不欲難。此便是養天下民法。

問、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爲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廉遠利。以嗣述世風。而近世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聲病。舊有司爲不得已爲貧之仕。誠何心哉。蓋孤秦以戰力竊攘。滅學法。壞田制。使儒者風義。寖弊不傳。而士流困窮。有至糟粕不厭。自非學至於不動心之固。不惑之明。莫不降志辱身。起皇皇而爲利矣。求口實而朵其頤。爲身謀而屈其道。習久風變。固不知求仕非義。而反羞循理爲不能。不知廕襲爲勞。而反以虛名爲善繼。今欲舉三王教胄之法。使英才知勸。而志行修。阜四方養士之財。使寒暖有歸。而衣食足。取充之計。講擢之方。近於古而適於今。必有中制。衆君子彊學待問。因將裨起盛明。助朝廷政治著于篇。觀厥謀之得失。釋、義利明、便是教天下立法。

邊議第六

城中之民。既得以依城。自郊外百姓。朝廷不豫爲慮。非潰亡失生。則殺戮就死。縱或免焉。則其老幼孳畜。

屋廬積聚。莫不爲之驅除蕩焚。於死亡均矣。欲爲之計。莫如選吏行邊。爲講族閭鄰里之法。問其所謀。諭之休戚。使之樂羣以相聚。協力以相資。聽其依山林據險阻。自爲免患之計。官不拘制。一從其宜。則積聚幼老。得以先自爲謀。而處之有素。寇雖深入。野無所資。而民免誅掠。此爲計之當先者也。（右清野。○釋、不惟寇無所侵。亦且民無所患。）

師爲虜致。則喪陷之患多。城不自完。則應援之兵急。凡今近城邊邑。尤當募善守之人。計定兵力。庶使勢可必全。不假外救。足以枝梧踰月應援之師。不爲倉皇牽制。則守必力而師不勞。此禦患之尤急者也。然所謂善守者。要以省兵爲能。假設一城之小。千夫可完。不才者十倍之而未必固。善守者加損之而尙可全。則守城乘障之人。必也力與之計而省吾兵。厚賞其功而示之信。（右固守。○釋、信賞便是善守之法。豈須多兵。）戍而費財。豈善戍之計。欲不費、必也計民以守。不足然後益之以兵。如是則爲守之力在民居多而用兵無幾。守既在民。則今日守兵。凡城有餘。皆得以移用他所。或乘閒可戰以自解其圍矣。竊計關內守餘之兵。無慮十萬。四帥之城。各餘萬人爲備。（閒其多少之差。此其大略也。）則舉中大數有移使之卒。常不減六七萬人。義勇既練。則六七萬人從而省去。亦攻守爲有餘矣。兵省費輕。就使戎壘對峙。用日雖多而吾計常足。顧朝廷未嘗資守於民。以兵多爲患耳。種世衡守環州。吏士有罪。射中則釋之。僧道飲酒犯禁。能射則縱之。百姓繫者。以能射則必免。租稅逋負。以能射必寬。當是時環之內外。莫不人人樂射。一州之地。可不用一卒而守。

以此觀之。省戍豈甚難之計哉。右省戍○釋、省戍而義勇未練。速禍尤甚。故法在教養後衆用。

計民以守。必先相視城池大小。夫家衆寡。爲力難易。爲地緩急。周圍步尺。莫不盡知。然後括以保法。萃以什伯。形以圖繪。稽以文籍。便其居處。正其分位。平時使之知所守。識所向。習登降。時繕完。賊至則授甲付兵。八各謹備。老幼供餉。婦女守室。如是則民心素安。伎藝素講。寇不能恐。吏不能侵。無倉卒之變。無顚亂之憂。民力不足。然後濟之以兵。此三代法制。雖萬世可行。不止利今日之民。右因民。○釋、立保法因民。則民有親戚族黨。自相救助矣。

城池之實。欲其牢不可破。甲盾之實。欲其堅不可攻。營陣之實。欲其虜不可搖。士卒之實。欲其人致死力。講訓之實。欲其技無不精。兵矢之實。欲其中無不穀。今衆物備具而事不可期。蓋實未始講而講不致實。今朝廷未假塞外之功。徒欲自固。然尙且憂形廟堂。而民不安土。則講實之說。豈容一日而緩。蓋億萬矢之利。其致利也必自一矢而積。億萬人之能。其盡能也必自一人而求。千里之防。必由一鍤而致堅。江河之廣。必由一勺而浸至。今欲物一作均。求其實。而闊步高視。謂小事無一有傷字。一作小無事。而忽之。恐卒不見其成也。本朝之論。雖必以大計爲言。至於講治之精。亦不可不思慮而至。思可至而力不容緩。則授補之方。當知未易輕議。趨今之急。急在治兵。矢舉鬬射。种世衡守環州。吏士有罪。能射則縱之。胥徒請告。能射則給之。僧道飮酒犯禁。能射則置之。百姓輕繫者。能射則縱之。租稅逋負者。能射則緩之。當是時。環之士民。人人樂射。一州之地。可不煩一卒而守。然則得一臣如种世衡。則朝廷不問其細而一城守矣。宜推世衡之

術於四方。右講實。○釋、不止治兵在講實。凡政皆然。有實不患無效。

擇帥之重。非議者得言。本朝以武臣典強藩。輕戰忘患。故選用文臣節制。爲計得矣。然寇警入境。則舉數萬之甲。付一武人驅之於必戰之地。前後取敗。非一二而已。然則副總管之任。繫安危勝負之速。甚於元帥而大率以資任官秩次遷而得。竊爲朝廷危之。右擇帥。○釋、此不欲以資任次遷爲帥。必當妙選異材。

帥得其人。則守邊之守聽帥擇爲宜。帥不可知。則守之廢置。一從內也。不爲過矣。御大體極邊之郡。攻守兼固。須精選異才。方稱其任。其次邊及腹心州軍。利於滋穀食。教民戰。爲持久取勝之策。爲守必擇爲民謹事精審之人。愛民則雖亟使之而不匱。精審謹事。則大小必舉。事無不舉。則雖深入不能乘閒於腹心。民不匱則戰精而食足。右擇守。○釋、謹事愛民。守道備矣。

養兵之費。在天下十居七八。今邊患作矣。將謹防於外。修實於內。爲持久之計。而不愛用吾財。則患日增而力日不足。豈善爲計議者哉。今關內諸城。誠能因民固守以省戍。教義勇知一作習。戰以省兵。則每歲省費不啻二百餘萬。不踰數年。粟實財豐而不可勝用矣。不如是。恐財匱力殫。虜乘吾敝。將無從而制也。右足用。○釋、足用不外以上省戍擇帥等事。

警敗者以中國取敗戎虜。古今相繼。而莫知所以致敗之端。此言敗一作警之由。一作欲。既知此弊。則免爲所敗。故曰警敗。其不以制勝爲言者。以戎虜用兵習知此利。今吾亦得之。適與之勢均法同。故止可以免爲

所敗而已。制勝之法。當他圖矣。凡用兵於山。必能制人於原。用兵於水。（一作原。）必能制人於川。除高下逆順之利。餘利皆得以（一無以字。）繼此而言矣。屋瓦將墜。人居其下則不安。巖壁有罅。人過其下則必走。女子乘城。勇夫不敢出其前。寇讐據勝地。苟不計利而後進。（苟一作則。後一作妄。）暗於戰而必敗也不疑。閒或獲全者。非將之才智殊絕不侔。則天耳大凡居高瞰下。無可遁之情。使之知所守。識所向。習登降。時繕完。賊至則授甲付兵云云。（右警敗。○釋、警敗只是備之於豫而動之以時。與因民似。）

與蔡帥邊事畫一第七

近日傳聞諒祚身死。已有朝旨。令接引告哀人使過界。足見朝廷含容之意。務在息民。隨物應機。達於事變。雖元凶巨惡。尚不欲乘其憂患。別議討除。使四夷知中國爲（一無爲字。）仁義。爲計甚善。然諒祚猖狂。罪在不赦。邊陲釁隙。已動干戈。君臣之義既虧。約束之令不守。今其嗣子始立。遣介告哀。事同初附。理必精思。若不以丁寧指揮。提耳告諭。的確事節。當面敍陳。將恐羽翼既成。卻論舊怨。志懷稍適。輒踵前非。謀之不臧。亂靡有定。某今有人使到闕。朝廷合降指揮畫一事件。伏望少賜裁擇具如後。（當面一作當回。）

一乞降朝旨。令館伴臣僚分明說與西界人使。自种諤等及沿邊得力使臣。所以建議開納橫山人戶。爲見汝主諒祚招納過沿邊逃亡罪人。景珣之徒。信其狂謀。公然任用。僭擬官名制度。及諸般妄動不臣之狀。一一指實事言與。自來內外臣僚多議與兵問罪。朝廷不欲煩民。致使沿邊忠臣義士不勝憤怒。遂有

今日專輒之舉。

一乞降朝旨。說與西人。言种諤等所以專擅修築綏州安存嵬名山等。投來人口。爲見汝主有從來招收下本朝逃亡軍人百姓。作樂官工匠。及僧創作簇馬御龍直名目諸般占使。是致邊臣久（一作不）憤。

一乞降朝旨。令說與西人。令先縛送取景珣幷其家屬。及前後諒祚所存泊逃走軍人百姓。盡還漢界。朝廷當與汝國別定兩界。約束事件。各常遵守。

一乞降朝旨。說與西人。汝主諒祚違扼朝命。不納詔使。前後逆節不一。今來朝廷以汝主諒祚既死。不欲乘汝國凶喪饑旱。便謀剪戮。愛惜兩地百姓。須仰汝主將取知恩改過結罪文字。進來朝廷。更待觀汝主誠意禮節如何。別有指揮。

一乞說與西界人使。言爲諒祚猖狂。及今來汝主幼小。竊慮主張本國事體不定。常萌僭逆。今來欲將本國歲賜。分減一半與汝國。近上主兵用事臣僚十數人。正令受朝廷官祿。主持國事。安存汝幼主。不令妄動。及爲朝廷保守封疆。不擾百姓。令本國君臣具利害文字進來。

一乞將上件五事。揀擇中外有心智詞筆臣僚。令作詔書。付夏國新主。以觀其謀。以奪其心。以正其初。使知過惡在彼。不敢妄動。及宣示陝西一路及沿邊蕃漢軍民。令自今後。更不得亂出一人一騎。妄生事節。聽候夏國新主奏報。如何別聽處分。（釋、爲治貴止惡於未萌。況西夏久著之惡乎。此因議處事仁義並行利害。咸列用之。可免後患。）

涇原路經略司論邊事狀第八

當司據今月二十一日西路先鋒巡檢王寧狀。探報候得西界已議遣人詣保安軍。進奉及界首斬戮誘殺楊知軍賊人。納誓表請和。觀西賊意度。委實是爲國內饑凶。厭苦兵革。思欲卻通舊好。苟假安息。故凡百婉順。一如朝旨。有以見朝廷德澤之盛。威略之遠。上干天心。下副人望。其備職邊帥。不勝慶幸。然某竊以安危之幾。必通其變。誓約之信。在正其初。今日諒祚已亡。其子方立。遣使告哀。納款辭禮恭順。義同初附。事必正名。若不得丁寧指揮。提耳告諭。的當事節。當面指陳。乘其求也。要之以誓書。及其衰也。啗之以厚利。將恐志懷稍適。卻踵前非。羽翼既成。輒修舊怨。某今有時幾所見條一如右。

一。訪聞傳西界有意縛送景珣幷母妻。卻出一作重。漢界交付。此雖未知虛的。然聞景珣於諒祚在日。特見信任。以是西界內外臣僚。莫不側目憎惡。視如寇讐。今諒祚已死。其國中主議之人。卻欲送還。未足深怪。然慮西人既還景珣之後。必卻有繫送鬼名山之請。竊恐朝廷未能決從。轉滋嫌怨。況景珣才識鄙下。無足觀取。留之賊中。決不能爲邊陲大患。伏乞朝廷示之以優游閒暇。特賜詔書。褒嘉夏國臣主。奉詔官守誓約之心。及引用登極赦恩。免景珣一家死刑。更不令送歸漢界。置之度外。聽其用捨。以示朝廷涵濡之廣。赦令之信。仍仰就問景珣。更有無親屬兄弟尚在中國。悉令遣送與之。以愧快其心。亦屏之遠方。終身不齒之義。使四夷知朝廷天包海蓄之度。無以窺測。且免日後有難從之請。委得允當。

一勘會陝西一路。射入之饒。商市之富。自來亦賴戎夷博易之使。自興兵以來。鹽弊虧損。議者皆知由邊市不通商旅不行所致。從來西人只知本國利中原物貨。願欲稍通博買。但苦朝廷未嘗許與。故已各定一作安分。不敢妄有求請。治平元年中。施昌言在本路嘗因誘引過景珣。公事斷絕。私下博買。西界點集壓境。欲謀犇衝。令德順運通判劉忱、靜邊塞監押党武、與之說話。開示意度。卻許令民間暗行些小博易。西人樂聞此言。卽時唱喏。遣罷兵衆。此足見西界願欲通行博買之意。然不知此事若行。尤繫朝廷大利。今來西人若再議通和。竊恐主計臣僚。爲見卽目課利頻虧。遽陳此說。不務艱難。其事因以成功。爲拓土息兵豐財制虜之計。伏望朝廷愛惜此事重惜之。無爲輕發。必候擘畫得長久大計。十分祥順。西人凡百聽命。然後與之商量。

一竊見古渭州一帶生熟蕃戶。據地數百里。兵數十萬。土壤肥沃。本漢唐名郡。自來以頭項不一。無所統屬。厭苦西賊侵陵。樂聞內附。但以朝廷避引惹。未甚開納。今爲西賊貪噬。歲被驅劫。往往不戰就降。甘爲臣制。然西賊所以不能舉兵跨有者。良由道路差遠。恐延慶涇原之乘其虛也。銳意攻侵而不能捨者。貪其富。利其弱。且欲漸有之。通右臂以爲秦蜀之患也。今朝廷每欲修一城。築一堡。未嘗不點兵侵占。以誅討順蕃熟戶爲名。只緣分未定而貪未息也。朝廷誠能先使敏幹才辨之人。誘得一方人心。盡皆歸順。擇一能臣賢將。使之都護一隅。開府塞外。橫絕古渭西南一帶。分疆塹山。盡爲漢界。使人一面曉諭夏國。應

係今日以前順漢蕃戶不能妄有侵害則許令延慶涇原三路議定推場通市之法著於誓書垂爲永久某以爲平夏之人必將捨遠取未成之謀就近便樂趨之利欣然聽命而邊患消矣縱彼不能盡從所議然秦鳳事宜兵備亦可十去六七至若經界之規畫行移之辭令則在巧者爲之此不容悉也（釋、赦景珣不問・重博易・置都護・熟蕃西夏當不令而服・惜也未用・）

經略司畫一第九

今據鄰路關報及諸處城寨探到西界見有黃河裏外點集人馬深慮乘此秋熟妄行寇抄及踩踐緣邊苗稼未見得本路州軍至時如何禦捍邀殺須當預行指揮審問逐處畫一合行事件如後

一要見本州從將來果若西賊大段入寇本州除堅壁清野不失防守外更有如何畫策可以立功取勝

一要見本州從來準擬下是何將校緩急賊至令帶領甚色額甲兵多少人數更令與甚人同心共力會合出入不至落賊姦便

一要見本州如是賊衆深入有幾處可以伏截邀擊山川道路及除見戰城壁外更有幾處須索占守要害地方

一要見本州自來有幾人官員將佐有心力膽量逐人宜合將領藩兵或弓箭手或馬軍步人及約量逐人才力可以將領得多少人數

一要見本州得力官員將校。從來如何訓練得手下人馬。武藝精強。及各人手下的實揀練得多少來。堪占人數。有無籍記定姓名。及逐人所長事藝。

一要見本州官員將校。一本有幾人二字。或遇事宜出入。各願在甚人名下。及與甚人從來熟分。至時、可與同謀共力。相助立功。

一要見本州據所有兵馬。相度將校材力。各人勝銷人數。合作幾頭項使喚。

一要見本州如是西賊入寇。鄰路或鄰州。至時、有甚人可令將兵策應。及銷多少人馬。可以必然立功。仍令各自供析。斟量己力。可將人數。不得妄有張皇。務令當司可以應副。其間若係素有材量之人。必是擘畫布置。便見方略如何。

一本州一州利害。盡委自知州通判及主將官員。通同商量揀擇。聚議所長。預先準擬。下逐節合行應敵事件。各擇有心力官員一二人。一本中更知州及各有心力官員三人。尋委恭詳可否。密切實封供申。不得看徇人情。務要公當。不悞臨時邊事。

一本州舉內。如有素負膽勇才武。有心計敢戰。不係正兵諸色人。委本州勸誘招募。令各自推擇首領。預先赴官投狀。情願團結。面分相得材勇之人。令各自團結隊。遞相委保。自備弓馬衣糧。候西賊果是入寇。先經逐近官司。驗呈過處。領人數任便各取勝地。邀殺立功。如委有顯效。別無諸般情弊。當議比附正兵

功勞。倍加酬賞。仍更量其功大小。特與敷奏。不須廣求人數。及夾帶徼倖無用之人在內。準備當司句抽試驗。

一本州知州將校。如有急速合行事件。委是難以文字陳述。須索親到本司商量。便仰權交割職事。與以次官員徑馬赴當司取稟。

一本州不拘僧道舉人公人百姓弓箭手。如有拽硬及八九斗以上。一本有射親二字。有膽氣可使之人。並仰召來試驗。如委是上等事藝。當議句赴當司。特與相度安排。或納與請受。令各自團結。取情願處使用。

一本州諸軍下。如有似此上項弓箭事藝。並仰籍記姓名。供申當司。準備緩急。句來試驗。釋、經略畫一。皆時務之急。不比宋室可行。

雜詩第十

鞠歌胡然兮。邈余樂之不猶。宵耿耿其尙寐。日孜孜焉繼予乎厥修。井行惻兮王收。曰曷賈不售兮。阻德音其幽幽。述空文以繼志兮。庶感通乎來古。謇昔爲之純美兮。又申申其以告。鼓弗躍兮塵弗前。千五百年寥哉寂焉。謂天實爲兮則吾豈敢。惟審己兮乾乾。鞠歌行。○釋、鞠歌用騷。非屈原所能及。其猗蘭龜山之志乎。

君子防未然。見幾天地先。開物象未形。弭災憂患前。公旦立無方。不恤流言喧。將聖見亂人。天厭懲孤偏。竊攘豈予思。瓜李安足論。君子行。○釋、君子行借題以發志。其所存者遠矣。

秦弊于今未息肩。高蕭從此法相沿。生無定業田疆壞。赤子存亡任自然。
道大寧容小不同。顓愚何敢與機通。井疆師律三王事。請議成功器業中。
闔闢天機未始休。衫衣胝足兩何求。巍巍只爲蒼生事。彼美何嘗與九州。
出異歸同禹與顏。未分黃閣與青山。事機爽忽秋毫上。聊驗天心語默間。以上送蘇修撰赴闕四首。
九天宮殿鬱岧嶤。碧瓦參差逼絳霄。藜藿野心雖萬里。不無忠戀向清朝。別館中諸公。
聖心難用淺心求。聖學須專禮法修。千五百年無孔子。盡因通變老優游。聖心
老大心思久退消。倒中終日面岧嶤。六年無限詩書樂。一種難忘是本朝。老大
有喪不免道終非。少爲親嫌老爲衰。舉世只知隆考妣。切思不見我心悲。有喪
土牀煙足紬衾暖。瓦釜泉乾豆粥新。萬事不思溫飽外。漫然清世一閒人。土牀
芭蕉心盡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隨。願學新心養新德。旋隨新葉起新知。芭蕉
貝母階前蔓百尋。雙桐盤遶葉森森。剛強顧我蹉跎甚。時欲低柔警寸心。貝母

置心平易始通詩。逆志從容自解頤。文害可嗟高叟固。十年聊用勉經師。題解詩後。○釋、諸絕句義皆在題外。而至道聖學。皆可詠而求也。

呂與叔撰行狀第十一

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

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興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畜。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先生爲雲巖令。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爲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康定用兵時。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爲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佑初。見程伯淳正叔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晚自崇文移疾西歸橫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

釋、伊川嘗言表叔與某兄弟學問相同處則有之。若嘗聞道於某兄弟則未。此可以補行狀之未備。

朱子抄釋序

予在江南日。徽中士從予遊者。請刻朱子抄釋。予諾之。未有以應也。比守太學。徽士戴冠輩十餘人。復以是請。予乃取朱子門人楊與立所編語略者。遺其重復。取其切近。抄出一帙。條釋其下。以便初學覽閱。夫朱子之文。動千萬言。學者少而讀之。至於白首不能窮盡。乃今落落數百條何也。曰。君子之學。雖貴於博。而尤要於約也。苟惟其博之趨。在朱子大賢也則可。於初學豈不泛濫而無所歸哉。學者苟於是編少加意焉。然後以觀朱子之全書。自當知所從矣。且因是以窺周程張子之奧。上溯孔顏思孟之道。亦可優入而不難也。嘉靖十五年丙申秋八月己丑。國子監祭酒呂柟序。

朱子抄釋卷之一

明高陵呂柟涇野著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朱子曰。學問是人合理會底事。學者須是切己。方有所得。不理會學問。與蚩蚩橫目之氓何異。（釋、學只是以人治人。不然。便是人不如鳥也。）

凡學字便兼行字意思。如講明義理。學也。效人做事。亦學也。（釋、知行兼進是學。）

古人爲學。大率體察自家病痛。就上面克治將去。（釋、即曾子三省之學。）

今人有多少病痛。一箇人是一樣。須是仔細自看。即克將去。（釋、切近精實。無如此學。）

學者須是爲己。聖人教人。只在大學第一句在明明德上。（釋、了此再無餘學。）

聖人千言萬語。即是教人做人而已。（釋、不然便同鳥獸矣。）

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孔子不去。（釋、從師貴親炙。方能得其眞。觀顏曾閔冉可見。）

而今緊要且看聖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便不似聖人。因甚便只是常人。就此理會得。自可超凡入聖。

而今合玩索處便玩索。合持守處便持守。合講論處便講論。合踐履處便踐履。須四路並進始得。釋、好通作一路去進。方有其得手處也。

學者最怕因循。釋、此人之通病。故率止爲鄉人。

直須抖擻精神。莫要昏鈍。如救火治病然。豈可悠悠歲月。釋、惟是知止有定。

爲學正如撐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緩。釋、順流處便是人欲。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上有學問二字在。不只求放心便休。釋、求放心卽是學問。求字儘有路徑。

大凡爲學。須是四方八面都理會教通曉。仍更理會向裏來。釋、纔會外卽會裏。此合外內之道。

先生謂蔡季通曰。身勞而心安者爲之。利少而義多者爲之。釋、多少字還是夾雜。

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得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釋、此是人之生死關頭。

科舉自是一件事。學問自是身己上事。初不相干。釋、此本相干。不然。科舉何爲。亦可廢矣。

若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爲好文章。詩亦然。釋、有此心。幷其明理者便快錯。

凡學者要須做得人難做底事方好。釋、人難做底事。只是克己便好。

方伯謨勸先生少著書。答曰。在世間喫了飯後。全不做得些子事。無道理。釋、伯謨意恐更別。

人若聞道。則生也不虛。死也不虛。若不聞道。則生也枉了。死也枉了。釋、發揮夕死可矣。明白親切。足以激偷生者矣。

若一日未死。一日要是當。百年未死。百年要是當。這便是立命。釋、可謂遂志致命矣。

只是這箇心。但一念之間是底。便是道心。不是底。便是人心。釋、人心亦有是底。

人心只是一箇知覺。知覺從饑食渴飲處。便是人心。知覺從君臣父子處。便是道心。釋、饑食渴飲。恐難盡非。

有道理底人心。便是道心。釋、明白切實。無如此說。足以求執中矣。

此心曠然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便有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底意思。

聖人與衆人做處。便是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

聖人亦未嘗無人心。其好惡皆與人同。各當其則。是所謂道心也。

天地之心動方見。聖人之心應事接物方見。釋、此卽復卦之意。

人心纔覺時。便在。孟子說求放心。求字早是遲了。釋、覺而後能求。

問存心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而今與人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件事。覺得不是。便莫做。只此便是存心之法。釋、此初學收心之方。

人須將那不錯底心、去驗他那錯底心。不錯底是本心。錯底是失其本心。釋、此可對看。

把心不定。喜怒憂懼。四者皆足以動心。心才係於物。便是爲其所動。釋、當使天君常泰然。

學者常用提醒此心。使如日之升。羣邪自息。釋、提醒只是戒愼恐懼。

學問之道。孟子斷然說在求放心。此心放了。博學也是閑。審問也是閑。如何而明辨。如何而篤行。（釋、此又一時之言卻的。）

涵養於未發之先。窮格於已發之後。（釋、恐難如此分先後。）

未能識得。涵養箇甚。（釋、此卻明白。）

劉礪問立志爲難。先生曰。也無許多事。只是一箇敬。徹上徹下。只是這箇道理。（釋、能敬便是立志。）

敬字似一箇畏字。非塊然兀坐。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思。而後謂之敬。只是有所畏謹。不敢放縱。常常如此。氣象自別。

童蒙卿問主一無適。曰。只是莫走作。如讀書時只讀書。著衣時只著衣。理會一事。只理會一事。了此一件。又作一件。

劉砥問謝子惺惺之說。曰。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便是敬心。若昏昧燭理不明。雖強把捉。豈得爲敬。（釋、敬則心惺。）

敬卽是此心之自做主宰處。

論格物。曰。謝子尋箇是處之說甚好。須是於其一二分。直尋到十分是處。方可。（釋、須先從到處尋是。）

遇著一件事。便且就這事上思量。合當如何。（釋、遇著字亦是格路。）

且窮理令有切己工夫。若只泛窮天下萬物之理。不務切己。卽遺書所謂游騎無所歸矣。（釋、切己工夫。只是先至者是。）

此箇道理。問也問不盡。說也說不盡。頭緒儘多。須是自去看。看來看去。自然一日深似一日。一日分曉似一日。一日易簡似一日。只是要熟。（釋、學貴積累。）

知得深。便信得篤。（釋、故知至而後意誠。）

知與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

陳安卿舉南軒知與行互相發。先生曰。知與行須是齊頭做。方能互相發。（釋、近日知行並進之說亦是。）

師友之功。但能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爾。若中間二十分工夫。自用喫力去做。既有以喻之於始。又自勉之於中。又其後得人商量正是之。則所益厚矣。（釋、無師友固不可。全靠師友亦不可。）

氣稟物欲。生來便有。要無不得。只逐旋自去理會消磨。大要只是觀理分明。便勝得他。（釋、格物是要緊。）

不曾離得舊窠窟。何緣變化得舊氣質。（釋、須當拔乎流俗。）

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先生以爲惟學能變化氣質爾。（釋、二先生之言皆是。）

懲忿如救火。窒慾如防水。（釋、火易焚人。水易溺人。）

人固有終身爲善而自欺者。不特外面如此而裏面不如此者。方爲自欺。蓋中心欲爲善。而常有箇不肯底意思。便是自欺也。須是打疊得盡。（釋、意透。）

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卻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爲驅除。今看來是如此。（釋、此正悠悠。最能害人。）

黃達才言思不能精之病。先生曰。硬思也不得。只是要常常提撕。莫放下。將久自解有得。（釋、此還是心有牽係。不耐煩思。）

先生問童伯羽如何用工。答曰。且學靜坐。痛抑思慮。先生曰。痛抑也不得。只放退可也。不可全無思慮。無邪思爾。（釋、以正思換了邪思。）

吳公濟云。逐日應接事物之中。須是得一時辰寧靜。以養衛精神。要使事愈繁而心愈暇。彼不足而我有餘。其言雖出於異說。然試之亦略驗。豈周夫子所謂主靜者耶。（釋、過在不能事。）

李伯誠曰。打坐時意味也好。先生曰。坐時固是好。須是臨事接物時長如坐時方可。

周子卿曰。非不欲常常持守。但志不能帥氣。臨事時又變遷了。先生曰。只是亂說。豈是由他自去。正要待他去時撥轉來。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止、吾止也。往、吾往也。（釋、安而能慮。）

陳安卿問己分上事己理會。但應變處更望提誨。先生曰。今且當理會常。未當理會變。常底許多道理未能理會得盡。如何便要理會變。（釋、常變一理耳。）

問氣弱膽小之病。曰。公只去做工夫。到理明時節。氣自強而膽自大矣。

道夫因言。季文自昔見先生後。篤厚謹畏。雖居於市井。人罕有見之者。自言向者先生教讀語孟。後來於

此未有所見深以自愧故今者復來曰得他恁地也好或然窮來窮去久之自有所見亦是一事義剛之初拜先生也具述平日之非與所以遠來之意力求陶鑄及所以爲學之序先生曰人不自訟則不柰他何今公既自知其過則讀書窮理便是爲學其他也無陶鑄處潘時舉問常苦粗率不知病根安在先生曰不消更討病根但知粗率便是病在這上只加仔細便了（釋、粗率處還是心有他係。）

先生曰今學者來求病根熹向他說頭痛灸頭手痛灸手病在這上只治這上便了更別討甚病根（釋、須是說與脈訣。）

李方子臨歸請教先生曰開闊中又著細密寬緩中又著謹嚴這是人自去做（釋、卽寬而栗等義。）

一日同周舜弼游屏山歸因說山園甚佳曰園雖佳而人之志荒矣（釋、此正玩物喪志。）

或言氣稟昏弱難於爲學先生曰誰道是公昏弱但反而思之便強便明這風色打一轉日日做工夫日日有長進（釋、須與他說出箇昏弱根因好。）

或言在家袞袞但不敢忘書册亦覺未免間斷先生曰只是無志若說家事又如何汨沒得自家公今三五年不相見又只恁地悠悠人生有幾箇三五年耶（釋、直是惟日不足。）

人之私意有知得便克去者有忘記去克他者有不獨是忘記克去而反與之爲朋者（釋、只是從欲易。）

吾輩不用有忿世疾惡之意。第常自體此心寬明無係累。則日充日明。豈可涯涘耶。釋、如此便能責己。

才枉其小。便害其大。釋、卽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之意。

博文是致知。約禮乃是踐履之實。釋、博文專爲約禮設。

擇善而固執之。如致知格物。便是擇善。誠意正心修身。便是固執。只此二事而已。

進德修業這四箇字。煞包括道理。德是就身上說。業是就事上說。

內積忠信是實心。擇言篤志是實事。

知崇。進德之事也。禮卑。居業之事也。

大學所說格物致知。是知崇之事。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禮卑之事。

先生曰。熹嘗謂今世人有目不得見先王之禮。有耳不得聞先王之樂。此大不幸也。釋、只是惡聞道。不好學。

曾子忠恕與子思忠恕不同。曾子忠恕是天。子思尙是人在。釋、恐只是一箇忠恕。

下學上達。雖是二事。只是一理。若下學得透。上達便在這裏。

人有下學而不能上達者。只緣下學得不是。當釋氏只說上達。更不理會下學如何上達。決無此理。釋、此正儒佛之別。

人之進德。須用剛健不息。

聖人之學。與俗學不同。聖賢教人讀書。只要知所以爲學之道。俗學讀書。便只是讀書。更不理會爲學之道是如何。釋、讀書亦是格物致知一事。

聖人是經歷見得許多。所以寫在册上與人看。釋、讀書豈止求知。便要求行。

聖人語言。其實卽吾身日用常行之間可見。

讀書須將聖賢言語。就自家身上做工夫。釋、此便是論世之事。

司馬温公說爲學之法。舉荀子四句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釋、荀言亦近道。但初認性處差。縱學亦支離。

今學者看文字。往往不曾熟。如此則何緣浹洽。橫渠曰。書須成誦精思。釋、書纔成誦。便無放心。

讀書須是將本文熟讀。且咀嚼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然後將註解看。方是有益。釋、讀書若先從身心上照驗合否。後看注解。亦且能辨其是非矣。

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耳。釋、此便是心口相應。理無走作。

尹先生門人言。尹先生讀書云。耳順心得。如誦己言。釋、既誦先聖賢之言。如己之言。卽可以占在己之行。如先聖賢之行矣。

爲學讀書。須是耐煩。細意去理會。切不可粗心。若曰何必讀書。自有箇捷徑法。便是誤人底深坑也。釋、纔不

耐煩・便是求捷徑・入禪室矣・

大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瑣碎立說但要反復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當守此。釋、其要只是反求諸身・

讀書須周而徧滿熹舊有四句云寧詳毋略寧下毋高寧拙毋巧寧近毋遠。釋、此四句亦是下學工夫・

看書非止看一處便見道理如服藥相似一服豈能得病便好須服了又服服多後藥力自行。釋、對書便見己病乃益・

讀書須純一如看了一般未了又要般涉都不濟事熹向時讀書方其讀上句則不知有下句方其讀上章則不知有下章。釋、此便是主一・

周元卿問著心讀書有時半板前心在書上半板後忽然思量他事口雖讀心自在別處如何得心只在書上先生曰此最不可所謂不誠無物雖讀猶不讀也。釋、元卿已不將書治心又安能得心在書上也・

看文字須是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決是不恕他方是。釋、此時便見天理人欲交戰景象・

因說讀書云韓退之所謂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須有沈潛反覆之功方得。釋、此沈潛反覆須如易反覆道也之義解乃切・

觀書當從大節目處看程子有言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釋、以聖人之意爲己之意可・

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

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釋、惟不爲躬行以窮經。故生四病。
名數制度之類。略知之便得。不必大段深泥。以妨學問。釋、何者非學問。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大疑則有大進。釋、用思故也。
讀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則漸漸有疑。中則節節是疑。過了這一番後。疑漸漸減。以至融會貫通。都無可疑。方始是學。釋、疑處正是以心驗之得。
關了門。閉了戶。把斷了四路頭。此正讀書時也。釋、此只是箇收放心。
大凡看書。須是要自家日用躬行處著力。方可。釋、此便是知行並進之意。
人常讀書。庶幾可以管攝此心。使之常存。橫渠有言。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也。其何可廢。釋、須是先立此心。
廖晉卿請問所讀書。先生曰。公心放已久。精神收拾未定。且收斂精神。方可商量讀書。釋、如此而後讀書。句句皆入心矣。
熹自十六七時。便下工夫讀書。當時也喫了多少辛苦。多讀了書。今人卒乍便要讀到熹這田地也是難。要須積累著力方可。釋、此恐記先生之言有誤。不然。是先生以讀書爲多也。
先看大學次語孟。次中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己。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釋、只切己便有受用。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未始及易。夫子常所教人。只是如此。今人便先爲一種玄妙之說。釋、說之玄妙者。其行必高。

先生一日問剛中平時讀何書。剛中說。看語、孟、荀、揚、莊、老、王通、諸書。先生云。須看語孟。若荀揚乃誤人之書。莊老乃壞人之書。釋、只說將語孟荀揚莊並看。便是自誤自壞也。

今且須看孔、孟、程、張四家文字。方始講究得著實。其他諸子。不能無過差也。釋、程張又入孔孟之門戶。

先生捐館前一月。以書遺廖子晦曰。大學又修得一番簡易平實次第。可以絕筆。釋、觀先生於大學。可謂終身事之矣。

大學一書。有正經有註解。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看註解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次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胸中。而正經亦不用矣。釋、思之得。

大學在明明德一句。須常常提醒在這裏。他日長進處在這裏。釋、柟常說亦如此。

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工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工處。然格物是夢覺關格得來。是覺格不得是夢。誠意是善惡關誠得來。是善誠不得是惡。過得此二關。上面工夫。卻一節易如一節了。到得平天下處。尚有些工夫。只爲天下闊。須著如此點檢。釋、次第本如此。

致知誠意。此是大學一篇樞紐。乃生死路頭。人之所以與禽獸異處。若過得這關子。其他事皆可爲也。釋、中庸語孟皆同此意。

物未格。知未至。縱有善。亦不過是不善中之善。到得物格知至後。或有不善。亦只是善中未善處。釋、明白可作。

正卿問大學傳正心修身莫有淺深否。先生曰。正心是就心上說。修身是就應事接物上說。釋、次第亦是如此。

大學正心章已說盡了。至脩身章。又從頭說起。至齊家治國章。又依前說教他治。蓋是要得節節去照顧。釋、照顧字只與照應照驗字同。皆從明德上來。

先生語吳仁父曰。熹語孟集註。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又記曰。不多一箇字。不少一箇字。釋、此恐非朱夫子之言。

王之充問讀書未見得切。見之事方切。先生曰。不然。論語一教人學。便是孝弟求仁。便戒人巧言令色。便是三省。可謂甚切。釋、此可教子充之務實矣。

孔門答問。曾子聞得底話。顏子未必與聞。顏子聞得底話。子貢未必與聞。今卻合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釋、顏曾只聞已所聞。便能行其所聞。後學聞雖多。卻少箇行字。

孟子許多論氣。只在集義所生者一句上。釋、纔集義便是變化氣質。其氣自能配義與道矣。故集義卽生長浩然氣之根苗也。

楊至之問中含二義。有未發之中。有隨時之中。曰中庸一書。本只是隨時之中。然其所以有隨時之中者。是緣有那未發之中在裏。釋、楊說頗支離。但隨時字非小可。可與權者能之。不然便同流合汚。

詩小序。漢儒所作。有可信處絕少。大序好處多。然亦有不滿人意處。釋、此說恐太信已。不信古。

問詩傳叶韻。曰。古人文自是有叶。今泉州有詩譜。紹興府有韻譜。皆吳才老做。陸德明釋文中。亦有此類甚多。釋、古人以韻就意故用叶。後人乃是以意就韻。故韻雖叶而非詩。

南軒精義。是意外說。卻不曾說得詩中本意。惟上蔡說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詠以得之。此卻是會讀

詩。釋、六義體面固要識得。尤莫如先識得思無邪。

看二典之書。堯舜所以卷舒作用直如此熟。釋、不是熟於卷舒作用。蓋有安安溫恭之德。自然政化流行。不能自已。如天地於穆。至誠自然。日往月來。陽舒陰慘。未嘗容一意也。

尙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間人所作。託安國爲名。與毛公詩傳大段不同。孔叢強解將去。伯恭卻是傷於巧。釋、詩書序傳舊人得者還多。

學禮先看儀禮。儀禮是全書。其他皆是講說。釋、故儀禮爲經。禮記爲傳。

熹向定婚禮。親迎用溫公。入門以後則從伊川。大槩如此。釋、知此便可求用四代禮樂之意。

今所集儀禮。也只是略存古之制度。使後之人自然減殺。求其可行者而已。釋、儀禮雖止十七篇。然於禮之腔廓已定。用之而斟酌損益。係乎人耳。雖溺而不知變。與背而不知循。皆非也。

周禮一書。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從廣大心中流出。釋、周禮直使無一物不得其所。故其書無一言而非仁也。爲政若得其意。不必盡擬其條貫矣。

周禮一書。聖人姑爲一代之法爾。到不可用處。聖人須別有權變之道。釋、程子云。若生民之理有窮。雖聖王之法可改。讀周禮當識其意可也。

先生因與朋友言及易曰。易非學者之急務也。熹平生費些精神理會易。與詩論其得力。未若語孟之多也。釋、語孟從易中流出。

伏羲易自是伏羲易。文王易自是文王易。孔子易自是孔子易。釋、恐只是一易。

伏羲畫卦。止有奇耦之畫。何嘗有許多說話。文王作繇辭。周公作爻辭。亦是爲占筮設。到孔子方說從義

理去。釋、自羲至孔。恐只是一箇義理。

周禮言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便見不是文王漸畫。釋、繫辭取豫取夬等。亦是如此說。

程先生易傳義理精。字數足。無一毫欠缺。只是於本義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書。程先生只說得一理。釋、此恐程子得者還多。

橫渠云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極好。釋、恐亦爲小人。如拔茅包承等。

春秋本是明道正誼之書。今人只較齊晉伯業優劣。反成謀利。大義都晦了。且如今人做義。只做得齊威晉文優劣論。釋、道誼在齊桓晉文上論。亦自見得到。

看春秋甚難。須是有當時魯春秋來看。見得聖人取舍處。方始知得事實。然那得有此。釋、大旨亦有在字字上見者。

看春秋且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通貫。方能略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之大意。釋、此便是善看春秋者。

問孔子當衰周時可以有爲否。曰。聖人無有不可爲之事。只恐權柄不入手。問不知聖人有不可爲之時否。曰。便是聖人無不可爲之時。若時節變了。聖人又自處之不同。釋、無不可爲之事者。聖人之能。有不可爲之時者。聖人之命。

左氏敍至韓魏趙殺智伯事。去孔子六七十年。決非丘明。釋、敍至韓魏趙者。左氏之徒補之。

左氏一部書文章浮豔。更無事實。蓋周衰時自有一等迂闊人觀國語之文。可見周之衰也。釋、文盛則道微。

孝經一書文字不多。先生何故不爲理會過。曰。此亦難說。此書只前面一段。是曾子聞於孔子者。後面皆

是後人綴緝而成。程沙隨說。向時汪端明、亦嘗疑此書是後人僞爲者。釋、孝經多是孔曾問答。以訓幼少者之意。故引詩段落明白。使其易讀。亦不可疑。

家語記得不純。卻是當時書。孔叢子是後來白白撰出。釋、其流之近。則爲家語。其流之遠。則爲孔叢。言語簡繁。時世之自然也。

文中子中說。被人亂了。其他好處甚多。大過法言。釋、亂了處只是擬比太多。率薛收、姚義之筆。其聞于文中子者之至義固存也。

七書所載唐太宗、李衞公問答。乃阮逸僞書。文中子、元經、關子明易、皆逸所作。釋、其初不可謂無傳。若皆出于逸之僞。恐無據。

解書難得分曉。趙岐孟子拙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明。釋、岐弼身非孔孟。安得其言明。

太史公樂書。說那許多制度分寸極好。此必有古書可考。未必是他自說的。釋、蓋古來相傳授者亦有之。如內經亦然。

問看史。曰。亦草率不得。須當看人物是如何。當時治體是如何。國勢是如何。皆當仔細。上蔡說明道看史逐行看過。不蹉一字。釋、不蹉處只是心存。

讀通鑑。且將全書未熟看。卻去看綱目發明。卻儘好議論也。釋、通鑑做左傳作。綱目做春秋經作。然比之未合處。及做之未至處。豈惟儘好議論耶。

温公通鑑。以魏爲主。其理都錯。熹所作綱目。以蜀爲主。釋、以蜀爲主。固是大義。若主之太過。反是掩實成虛。如攻伐書入寇之類。

温公之言。如桑麻穀粟。且如稽古錄極好看。常思量教太子諸王。恐通鑑難看。且看一部稽古錄。人家子弟。若先看得此。便是一部古今在肚裏。釋、史文簡殺太過。雖老儒亦難讀。況子弟小兒乎。

唐鑑意正有疏處。孫之翰唐論精練。說利害如身親歷之。但理不及唐。釋、唐鑑終在大處說。

胡侍郎讀史管見。其爲文字與所見處甚好。到看他自做處、全相反。釋、初只是以意料想也。

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著氣力做。只是不好。釋、不是實有的文字自要妝點。

古賦須熟看屈、宋、韓、柳所作。乃有進步處。入本朝來。騷學殆絕。秦、黃、晁、張之徒不足學也。釋、此意驅逐去終未免害學。

漢初賈誼之文質實。董仲舒之文緩弱。釋、以質實緩弱論董賈文。卻恐往字句上論了。恐亦害學。

素問語言深靈樞淺。較易看。釋、二書恐亦古之遺意。不當以文字看也。

先生方脩韓文考異。而學者至因曰韓退之議論正。規模闊大。然不如柳子厚較精密。如辨鶡冠子、及說列子在莊子前、及非國語之類。辨得皆是。釋、之二子皆恐陷于文門四教之文。恐不如是。

韓退之以下歐蘇諸公議論。不過是主於文詞。釋、并韓子亦恐有主詞處。

古詩須看西晉以前。如樂府諸作皆佳。釋、詩自西晉以前。雅頌亡。猶有風處故耳。

齊梁間人詩。讀之使人四肢皆嬾慢不收拾。釋、世道之危亂全繫此。

作詩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然本既立。次第方可看蘇黃以次諸家詩。釋、看李杜不如蘇武韋孟。尤不失放心。蘇黃諸公。勿治可也。

李太白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也。釋、此語恐喪初學之志。

道間人多攜詩文求跋尾。熹以爲人之所以與天地日月相爲長久者。元不在此。釋、夫子此語極使人能立志。

因論文曰。作文字須是靠實說得有條理乃好。不可架空纖巧。大率要七分實。只二三分文。釋、文處亦是實。乃眞文也。

歐公文雖平淡。其中卻自美麗。有好處。有不可及處。卻不是鬬穴無意思。釋、終是陷于詞章。

自三蘇文出。學者始日趨於巧。釋、文士趨巧。自左傳國語以來然矣。三蘇又其甚耳。

歐公文字大綱好處多。晚年筆力亦衰。曾南豐文。議論平正。耐點檢。李泰伯文。亦明白好看。

歐公言作文有三處好思量。枕上、路上、厠上。他只是做文字尙如此。況求道乎。釋、此三處可以占歐子制辭之心矣。

文章到歐、曾、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釋、文章有道理方是暢。

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釋、此亦據文字格體而言。并四篇原意亦失之矣。

黃直卿云。通書便可上接語孟。曰。比語孟較深。語孟說得較闊。釋、通書便有要立言意。語孟隨人隨事發。自然熟也。

問、伊川謂西銘乃原道之祖。如何。曰。西銘更從上面說來。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連天命之謂性說了。釋、程子謂西銘。原道之祖。恐不止連天命之性說之也。

正蒙是盡窮萬物之理。釋、須近取諸身好。

定性書。此篇大綱。只在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兩句。釋、初學要勉力求至于此。還以是爲當。是猶未能立而求行也。

顏子所好何學論。此是程子二十歲時已做得文字如此了。便是已知爲學之本。釋、顏子後如黃叔度、穆明道。皆天生來好。故入道便易。人當先化氣質可。

因論動箴。先生曰。諸公且道那句是緊要。道夫曰。順理則裕。莫是緊要否。曰。更連從欲惟危兩句。這是生

死路頭。

今看了近思錄。看別經書。須將遺書兼看。蓋他一人是一人病痛。故程先生說得各各自有精采。釋、程子多得論語之意。言率因人而發。

伊川見朱光廷所編語錄云。某在。何必讀此。若伊川不在。則何可不讀。釋、此亦近予欲無言之意。

上蔡多說過了龜山巧。又別是一般巧得又不好。范諫議說得不巧。然亦好。和靖又忒不好。然意思好。釋、只意思好。不須用巧也。

呂與叔文集。煞有好處。他文字極是實。說得好處。如千兵萬馬。飽滿伉壯。上蔡雖有過當處。亦自是說得透。龜山文字卻怯弱。似是合下會得易。釋、只看入道處。其言語不必拘同也。

范淳心銘。他自見得到。說得件物事如此好。釋、近約禮之旨。

龜山文字議論。如手捉一物。正緊忽墜地。此由其氣弱。釋、此卻以文論也。

李復潏水集說浩然之氣。只是要仰不愧。俯不怍。便自然無怯懼。其言雖粗。卻盡此章之意。信州刊行。釋、此須平日集義功深。安得俯仰無愧怍。善發浩然之旨。

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釋、康節自成片段於其心。亦無愧怍。但不是論語源流。

潛虛只是吉凶臧否。平王相休囚死。釋、易原不如是。失卻君子行四德意。

季通律書分明是好卻不是臆說自有按據（釋、馬遷律歷志亦如是・蓋自古必有傳授之者・季通益能發明之耳・然而樂之實本不在是・學者不必溺此・）

南軒語孟嘗說他這文字不好看蓋解經不必做文字止合解釋得文義通則理自明意自足（釋、理明意足・俗解亦好・文字亦好・）

東萊教人作文當看獲麟解也是其間多曲折嘗舊家愛看陳無己文他文字也多曲折（釋、此等論亦快害學者・）

先生言科舉時文之弊後生才把起書來讀便先要去討新奇意思準擬作時文用下稍弄得熟了到做官或立朝雖於朝廷大典禮也則胡亂捻合出來用不知被理會得者一拶則百雜碎矣（釋、時文之弊・如此之甚乎・）

朱子抄釋卷之二

明高陵呂柟涇野著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刊

太極、理也。動靜、氣也。氣行則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嘗相離也。釋、以太極爲理。動靜爲氣。恐涉支離。非周子本義。

太極生陰陽。理生氣也。陰陽既生。則太極在其中。理復在氣之內也。釋、說氣有理是。說理生氣恐未穩。

問、昨謂未有天地之先。必是先有理。如何。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理便有這天地。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釋、理在天地及氣流行之先。恐未然。畢竟是氣卽理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是氣。不是道。所以爲陰陽者乃道也。釋、此恐依夫子易中之說是。

論天地有心無心。曰。若果無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他又卻自定程子曰。以主宰謂之帝。心便是他主宰處。所以謂天地以生物爲心。天地別無句當。只是以生物爲心。釋、天地所到處。便可見他的心事。

橫渠說天左旋。日月亦左旋。日月行得遲。故恰似右行。看來說得極是。只恐人不曉。釋、橫渠之說。亦非杜撰。夫子嘗曰。天與水違行。故水東流。則天之西行可知。此便是陰陽往來晝夜更代之理。

或疑百川赴海而海不溢。曰。蓋是乾了。有見海中作旋竇。水皆注入去者。釋、若海溢則水必不西出。可以占天運矣。

天地是體。鬼神是用。鬼神只是陰陽二氣往來屈伸。如春夏是神。秋冬是鬼。晝是神。夜是鬼。息底是神。消

底是鬼。生是神。死是鬼。鼻息呼是神。吸是鬼。語是神。默是鬼。（釋、解此千神百鬼。皆可通矣。故學必精義入神可。）

魂者氣之神。魄者體之神。淮南子注謂魂、陽神也。魄陰神也。此語說得好。（釋、觀語默亦可見鬼神。）

人之能思慮計畫者。魂之爲也。能記憶辨別者。魄之爲也。（釋、卽圓者動方者靜之意。）

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清而寐濁。寤有主而寐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寤而言之。（釋、卽寤可以觀神。卽寐可以觀鬼。）

陳舉謝氏歸根之說。先生曰。歸根本是老氏語。畢竟無歸。如這花落便無了。豈是歸去。那裏明年復來這枝上。問人死時。這知覺便散否。曰。不是散。是盡了。氣盡則知覺亦盡。（釋、以此知老佛歸根輪迴之說皆非。）

陳復之問祖宗是天地間一箇統氣。因子孫祭享而聚散。曰。這便是上蔡所謂要有便有。要無便無。子孫這身在此。祖宗之氣便在此。他是有箇血脈通貫。所以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釋、只是心感應。）

先生曰。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者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者也。（釋、無氣質則無天地之性。氣質靈聚處。便是天地之性。）

伊川先生說話。如性卽理也一語。直自孔子後。惟是伊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釋、伊川說性卽理固盡。然性又離氣說不得。）

才說性。便已不是性也。蓋才說性時。便是兼氣質而言矣。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蓋只說得箇天道。下性

字不得所以。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釋、此可見性自氣稟而有。蓋氣卽人之成形。其靈濕結聚處爲心。心之所生者善處卽性。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卻無安頓處。釋、此卻明白。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釋、此卻未然。恐涉支離。人性雖同。氣稟不能無偏重。唯陰陽合德。五性全備。所以中正而爲聖人也。釋、此亦可觀性善。問孔子曰性相近。孟子曰性善。先生曰。孟子論性。指本然之理而言。理無不善。夫子言性。就人生氣稟而言。不能無差。故曰性相近。然人能因其相近而復其初。本然之理。人皆有之。何嘗不善。所謂上智與下愚不移者。以其困而不學。故不可移。若勉強盡力。豈有不可移之理。釋、孟子之言性善。本于性相近之言。蓋天地間除是上智下愚移不得。其餘性皆相近。可習而至。可以見性善也。夫上智下愚。數百年之內。千萬人之中。止一二人耳。若相近之性。無人不然。故曰性善。韓愈原性本自好。但言三品處欠箇氣字。孟子論性善下頭也少一氣字。所以起後儒紛紛之論。釋、無氣難說性。三品之言。因上智下愚而生。然不知夫子立言之意。本爲性善也。問性。曰。程子言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張子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自古論性至程、張方始明備。釋、性卽氣之靈明精粹處。由心而生者也。支離言之皆未然。亞夫問氣質之說起於何人。先生曰。此起於張、程。熹以爲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讀之使人深有感於張、程。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此。韓退之說三品。孟子說性善。荀子說性惡。揚子又說性善惡混。使張、程之

說早出。則諸子之說泯矣。釋、程張說性。雖比諸子明白。然恐還不是孔孟說性之初意。

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靜。情所以行乎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於汎濫也。才者、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釋、心譬如一池水之中央澄湛處。其靈覺皆自心中起者。性也。

道夫問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曰。性是形而上者。氣是形而下者。形而上者全是天理。形而下者。只是那查滓至於形。又是查滓至濁者也。釋、此天與氣爲二。則才與性又二物矣。亦未然。

潘時舉問持其志無暴其氣處。古人在車聞鸞和。行則有佩玉。凡此皆所以無暴其氣。今人既無此。不知如何而爲無暴。先生曰。凡人多動作。多笑語。做力所不及底事。皆是暴其氣。今學者須事事節約。莫教過當。此便是養氣之道也。釋、雖無暴其氣。亦須用志。

鄭昭先問夜氣平旦之氣。曰。這一段其所主卻在心。熹嘗謂只有程先生曰。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諸家解注。惟此說爲當。釋、人欲煩擾後。亦一歇。便見夜氣之美。

吳知先問何以養得平旦之氣。到終日常恁地清。曰。如何養得他。卽是操存得箇心。使不爲事物所撓動。故雖終日也似平旦。雖事物恁地煩撓。此氣自清。釋、只是心作主得。所謂定而后能靜也。

浩然之氣。孔子有兩句說盡了。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釋、故集義則生此氣。

竇文卿問心中湛然淸明。與天地相流通。此是仁否。先生曰。湛然淸明時。此固是仁。義禮智統會處。今人

說仁。都是把做空洞底物看卻不得。釋、滿然清明時可觀仁。

天地以生物爲心。人中間包得許多生氣。自是惻隱。釋、仁爲萬善之長。故仁者人也。人而不仁。生意息矣。

學者須是求仁。所謂求仁者。不放此心。聖人亦只教人求仁。蓋仁義禮智四者。仁足以包之。若是存得仁。自然頭頭做著。不用逐事安排。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釋、仁若存得了。就與天地同體。觸處生意流行矣。

問人而不仁如禮樂何。曰。不仁便都恁地麻木了。都不知痛癢。雖禮樂恁地好也不柰何。釋、禮樂本是仁作。

周莊仲問好仁惡不仁。還有優劣否。先生曰。略有之。好仁者。自是有一般人資稟較剛果決烈。然而皆可謂之成德。釋、此恐只是一般。蓋能好仁必惡不仁。能惡不仁必好仁。故夫子單言用力于仁。

自是有一般人資稟較寬和溫厚。惡不仁者。禮是仁之藏。智是義之藏。釋、三百三千無非仁。剖判是非。義在其中矣。

人多說性方說心。熹看來當先說心。古人製字。亦只先製得箇心字。性與情皆從心。釋、性從心生。情從心動。

仁義禮智、性也。惻隱四端、情也。包性情者、心也。故橫渠曰。心、統性情者也。孟子亦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又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以此見心實統此性情也。釋、收放心者。因性情之蕩也。

學者喫緊是理會這一箇心。那紙上說底全靠不得。釋、亦有取紙上說底理會了心者。故苟有事于心。無處非理會之地。

志是心之所向。意又是志之支腳。橫渠云。志公而意私。情是心之發動處。志意皆屬之情。

問九容九思曰。卽此便是涵養本原。這裏不是涵養。更將甚物涵養。釋、涵養雖離此究不得。必須協于克一。

論敬之與誠曰、敬是執持之意、誠是眞實之名、敬則自始到終皆順著力、誠須是物格知至然後意思念慮自是眞實強安排不得也（釋、雖敬亦須先要知味、方可敬）

楊子順問周先生云一者無欲也比伊川主一之謂敬如何曰無欲與敬敬字分外分明要之持敬頗似費力不如無欲瞥脫（釋、無欲固是好、怎能便無欲、其先須有功）

漢儒反經合道之語卻說得經權兩字分曉但他說權遂謂反了經一向流於變詐爲權則非矣（釋、權能合道、雖反經亦不妨、漢儒將亦有所受）

問致字之義曰而今略略地中和也喚做中和致字是要得十分中十分和（釋、致如世人言致產致位之致、言積累至其極、而爲己所有也）

問性分命分何以別先生曰性分是以理言之命分是兼氣言之命分有多寡厚薄之不同若性分則又都一般此理聖愚賢否皆同（釋、性分若不兼氣說、從何處得來）

問存心養性先後曰當先存心而後養性養者養而勿害之謂性不可言存（釋、存心養性、恐不可分先後、纔存心便可養性、性亦可言存、成性存存是也）

問命字之義曰命謂天之賦與所謂天令之謂命然有以氣言者厚薄清濁之不同有以理言者謂仁義禮智之性性者皆天所賦與故皆曰命（釋、若有此二說、與子思之言不合）

聖人之道有高遠處有平實處（釋、雖高遠處皆平實）

聖賢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戰戰兢兢。至死而後知免。只是大化恁地流行。只得隨他恁地。釋、只兢業便是無欲間斷如逝川也。

聖人只是常欲扶豎這箇道理。教他撐天拄地。釋、全其天地所以付與我者以及于人。便是能撐拄天地。除是仁人孝子可。

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知得守得。釋、了此何須多言。

問、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何也。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到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爲王莽矣。釋、既無一民一物不化。何消又用周官法度。大抵關雎先而法則次之。不然。徒善不能以自行。

楊至說王詹事守泉初到任。會七邑宰勸酒。歷告以愛民之意。出一絕以示之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爲庶民斟。邑宰皆爲感動。釋、有如此詩。又本之以德。豈惟可使七宰感動哉。

熹嘗謂今做監司。不如做州郡。做州郡。不如做一邑。事體卻由自家。監司雖大於州。州雖大於邑。然事都被他下面做壞了。上面如何整頓。釋、若用心爲民。大亦可。小亦可。不然。大固不可。小尤不可。

運使本是愛民之官。今人督辦財賦。反成殘民之職。提刑本是仁民之官。今以經總制錢。反成不仁之具。釋、但有濟民之心。仁愛便能行乎其間。

爲政必有規矩。使姦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斂可薄。所謂以寬爲本。體仁長人。孰大於此

者乎。釋、善法兼濟可。

王季海當國時。好出人罪以積陰德。熹嘗謂雖堯舜之仁。亦只是罪疑惟輕而已。豈有不疑而強欲輕之乎。釋、縱惡人以戕良善。陰德安在。季海出人。亦是爲己之私心。

問、若經世一事向使先生見用。其將何先。曰。只是隨時問、今法亦有弊而當更者。曰。亦只是就其中整理。釋、就中整理便是經濟手段。

爲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議更張。則所更之事未成。必閎然成擾。卒未已也。釋、此已日乃革之之意。若更張者。不是徼利。便是好名。

陳安卿問律起何時。曰。律是從古來底。逐代相承修過。今也無理會了。但是而今那刑統。便是古律。下面注底。便是周世宗造。釋、自堯舜設士以來即有律。如五刑五流鞭扑金贖。萬世不能改也。但逐代有增益耳。惟仁主能損律。漢高之三章是。

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釋、苟不避事、儘有事幹。奚暇侵事。侵事者反避事也。

自古救荒只有兩策。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饑餓時。理會更有何策。釋、感召和氣。固無荒可救。若儲蓄亦是備荒事。救荒是無前二者方可云救。恐亦有策。

亢卿言辛幼安帥湖南賑濟榜文。祇用八字。劫禾者斬。閉糴者配。先生曰。這便是他有才。此八字若做兩榜。便亂道。又曰。要之只是粗法。釋、不求劫禾之故。而斬劫禾之人。雖謂之不酷。吾不信也。

黃直卿言。廖子晦作宰。不廷參。當時忤了上位。但此一節最可服。先生曰。廷參固不是。然待上位來爭到這裏也不是。釋、不待爭到爲不是。若有舊規而不廷參。恐亦不是。

今朝士見宰相。只是客禮。見監司郡守。如何卻降階。釋、內外之體。自昔爲然。朝士近天子。宰相得以行其讓。郡守遠王畿。監司得以立其體。

先生歎息云。今日不能制民之產。已自不是。民自去買田。又更收牙稅。是甚說話。古人禁人聚飲。今卻張官置吏。惟恐人不來飲。如此卻何以責人廉遜。釋、此意行。可以觀先王之仁其民。如之何不家給人足也。

朋友言某官失了稅簿。先生曰。此豈可失了。此是根本。無這箇後如何稽考。所以周公建官。便皆要那史。所謂史。須是掌管那簿底。釋、後世內而大小九寺。皆設司務典簿等官。外而省府州縣。皆設經歷簿史等官。其意深矣。

先生曰。熹在同安時。每點追稅。必先期曉示。以一幅紙截三片。作小榜子偏貼。云本廳取幾日點追某鄉分稅。仰人戶知悉。只如此到限納者紛然。只是一箇信而已。釋、先生信在言前。故言出而人從。

陳安卿問橫渠復井田之說如何。先生曰。這箇事熹皆不曾敢深考。而今只是差役。尚有萬千難行處。莫道要奪他田。他豈肯。釋、只就差役中自有一樣。井田法不待區畫。又橫渠說必須乘時。

先生論兵曰。今日朝廷盡力養兵。而兵常有不足之患。自兵農既分之後。其所費卻是無日不用兵也。釋、政在養農。便省養兵。農不足則兵有餘。

人言仁不可以主兵。義不可以主財。熹謂惟仁可以主兵。義可以主財。釋、夫子探本之言。

屯田須是分而屯之。統帥屯甚州。總司屯甚州。漕司屯甚州。上面卽以戶部尚書爲屯田使。使各考其所屯之多少以爲殿最。則無不可行者。今則不然。每欲行一文字。則經由數司簽押。各相牽制。事何由成。（釋、大抵只要人存。管屯與田畯亦同。治得民田。便治得屯田。）

朱滄問選擇將帥之術。曰。當無事之時。欲識得將。須是具大眼力。如蕭何識韓信方得。國家中興。張、韓、劉、岳突然而出。豈平時諸公所嘗識者。（釋、素有爲天下得人之心者。眼力方高。）

監司薦人。後犯贓罪。須與鐫三五資方始得他。痛今都不損他一毫。（釋、此在用監司者已非其人。故上下內外相恕也。）

今天下事只礙箇失人情。便都做不得。蓋事理只有一箇是非。今朝廷之上。不能辨別這是非。如宰相固不欲逆上意。上亦不欲忤宰相意。今聚天下之不敢言是非者在朝廷。又擇其不敢言之甚者爲臺諫。習以成風。如何做得事。（釋、晚宋削弱根本如此。可不畏乎。）

如今未論人會學。喫緊自無人會教。所以明道先生欲得招致天下名儒。使講明教人之方。其德行最高者。留以爲太學師。卻以次分布天下。令教學者須是如此。然後學校方成次第也。（釋、此治化之本。）

自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說箇敬字。孔子曰。修己以敬。此是最緊要處。（釋、蘇子瞻讚朱光庭何時打破這箇敬字。則堯舜至孔子皆非矣。）

問夫子溫良恭儉讓。先生曰。最是要看得此五字是如何氣象。深體之於我。則見得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卽之底意思。今人自請舉以往。並是求人。雖做到宰相。地位也是恁地。（釋、以後世自請舉字。發揮夫子五字。更明切。）

仁智雖一。然世間人品所得自有不同。顏子、曾子。得仁之深者也。子夏、子貢。得智之深者也。如程門之尹氏則仁勝。上蔡則智勝。釋、終是仁可以兼智。

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釋、只是一忠信故。

蔡行夫問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先生曰。此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如此。卻不是只學此二事。顏子學處。專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釋、二事皆在四句上做。恐不可小二事也。

黃直卿問、程子云。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曰。開更密。似點更規模大。開尤縝密。釋、此卻是自二子象貌上看。畢竟詠與信處。有箇著落。

林學蒙正卿問。曾點只從高處見破。卻不是次第做工夫來。先生曰。熹以爲與莊子之徒相似。釋、點之學流而爲周。故夫子因其言志。始與而終抑。

曾子與曾點父子之學自相反。一是從下做到。一是從上見得。釋、此便是參克肖之善。雖非蓋前之愆。亦類喻父于道矣。

或問曾子三省。先生曰。此是他自見得身分上一箇欠闕處。卻將三者日省之。若今人欠闕處多。卻自不曾知得。釋、曾子自知所不足者。此三事人之爲功。當取其意。省其病。不可泥其事。

自孔子之後。得聖人之心者。惟曾子、子思、孟子、而已。釋、曾子傳之眞。故思孟皆得其道。少偏倚。如子夏商曇輩。其徒便支離矣。

問孟子亦戰國氣習否。曰。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

釋、若孔孟自超出風氣之外。

孟子、莊子文章皆好。列子在前便有迂僻處。左氏亦然。皆好高而少事實。釋、以孟子同莊列文字並論。恐失之雜。

先生曰。左傳國語。惟是周室一種士大夫說得道理大故細密。這便是文、武、周、召、在王國立學校教得人恁地。惟是周室人會恁地說。釋、文武周召。初意豈爲是說哉。

唐子西云。自漢而下。惟有箇子房孔明耳。而子房尙黃老。孔明喜申韓也。說得好。子房分明是得老子之術。其處己謀人皆是。孔明手寫申韓之書以授後主。而治國以嚴。皆此意也。釋、張葛學雖不同。用亦相似。

子房事業。都是黃老。凡事放退一步。若不得那些清高之意來緣飾遮蓋。則其從衡詭譎。殆與陳平輩一律爾。釋、子房之志忠貞。其詭譎智也。

召平高於四皓。釋、四皓定一儲亦何貶于平。

董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釋、孔門去富貴。處貧賤。義正如此。

問諸葛孔明出處。曰。曹操自是賊。既不可從。孫權又是兩間底。劉表劉璋之徒。皆了不得。只有蜀先主名分正。可與有爲。故止得從之也。釋、孔明出處固甚正。但作用不似伊周。

武侯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自比管樂。非謙。釋、此亦善說武侯。

問、老子之道。曹參文帝用之皆有效。何故以王謝之力量。反做不成。先生曰。王導、謝安。又何曾得老子妙

處。然謝安又勝王導。石林說王導只是隨波逐流底人。謝安卻較有建立。也煞有心於中原。此說也是。但謝安也被這清虛絆了。都做不得。釋、曹參文帝。恐非專學老子。王謝若得老子妙處。當又如何。

周世宗天資高。於人才中尋得箇王朴來用。不數年間。做了許多事業。釋、只是無關雖麟趾之意便弱。

淵明所說者莊老。然卻簡古。堯夫辭極卑。道理極密。釋、陶邵亦可謂見大意。

仲舒本領純正。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釋、文中子本亦自好。其不純處。學者誤入之言也。

義剛曰。韓公雖有心學問。但於利欲之念甚重。先生曰。他也是不曾去做工夫。他於外面皮殼子上都見得。只是不曾向裏面省察。不曾就身上細密做工夫。釋、韓子只是好文甚。故其道微。

道夫問。伊川於毛公、不知何所主而取之。曰。程子不知何所見而然。嘗考之詩傳。其緊要處有數處。如關雎所謂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要之亦不多見。只是其氣象大槩好。釋、毛養有聞之士。

鄭康成也可謂大儒。他考禮名數大故有功。事事都理會得。如漢律令亦皆有註。儘有精力。又曰。東漢風俗。諸儒煞好。盧植也好。釋、以康成爲大儒。恐非夫子所謂君子儒。若盧植又有得其大者意。

問本朝人物。曰。韓、范、規模大。又粗了。溫公差細密。又小砥。曰。看本朝諸公。如范文正差勝否。曰。畢竟許多人物。都不似聖賢地位。粗處又粗。細處又細。釋、粗只是不可放過者放過。細是可放過者不放過。

蘇東坡韓公如何。先生曰。平正不及韓公。東坡說得高妙處。只是說佛。其他處又皆粗。又問歐公如何。先生曰。淺。久之又曰。大槩皆以文人自立。（釋、既是文人自立。良是可勿論其粗淺矣。）

蹇卿問荊公與坡公之學。曰。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那裏得似荊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害不甚於荊公。但東坡後來見得荊公狠狽。所以都自改了。（釋、謂荊公有德行。恐誤看也。古之三德六德者。皆有用而無害。）

立之說君子和而不同。如溫公與范蜀公議論不相下之類。不知小人同而不和。卻如誰之類。先生曰。一如呂吉甫及王荊公是也。

陳了翁平生於取舍處看得極分明。從此有入。凡作文字多好言此理。（釋、了翁有志于仁。）

問東萊之學如何。曰。合陳君舉、陳同父、二人之學而一之。（釋、此恐是先生未友伯恭之前語。君舉之考究。同父之利欲。伯恭未必然也。）

撫學有首無尾。婺學有尾無首。潭學首尾皆無。只是與人說。

江西之學。只是禪。浙學卻專是功利。

浙間有一種學。又是得江西之緒餘。只管教人合眼端坐。要有所見。然後謂之悟。此大可笑。

陸子靜說良知良能擴充四端之類。不可謂之不是。然求本而遺末。其弊至於合理會底事都理會不得。遇事無所依據。（釋、子靜遺害不小。）

問伊川因何而見道。曰。他說求之六經而得。但他是於濂溪處見得箇大道理占地位了。（釋、濂溪是他的指點。六經是他

自華得。

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十四五。便學聖人。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是二十二三時作。是時游山許多詩甚好。釋、固是天資好。亦是起初不曾錯用功得。

義剛曰。前輩也多是背處做幾年方成。先生曰。也有不恁地底。如明道自是二十歲及第。一向出來做官。自恁地便好了。釋、義剛嘗地做工。只是爲記誦文辭之學耳。

若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明道。則且學伊川橫渠。釋、雖天資高者。亦當自嚴毅方正入。

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卻不能到。釋、孟子比伊川。終是大且熟也。

橫渠說做工夫處更精切。似二程。釋、亦有不似伊川之近處。

而今看文字。古聖賢說底不差。近世文字。惟程先生張先生康節說底不差。至如門人之說便有病。釋、從行過處說便不差。

看道理不可不仔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稍皆入禪學。去釋如尹彥明卻立得定。眞子路之亞也。

范淳夫純粹精神短。雖知尊敬程子。而於講學處欠闕。釋、既精神短。講學欠闕。又焉得純粹。恐只是資質溫厚耳。

先生曰。尹和靖從伊川半年後。方得見西銘大學。不知那半年是在做甚麼。想見只是且教他聽說話。曾

光祖云也是初入其門未知次第驟將與他看未得先生曰豈不是如此釋、只觀公明宣三年讀書・便見彦明事・

龜山只要閒散卻好讀書如尹和靖便不讀書釋、此恐誤看尹子・尹子眞讀書者也・

論及龜山曰將樂人性急粗率龜山卻恁寬平此是閒出然其粗率處依舊有風土在釋、直是孔、孟、周、程・出乎風土外矣・

文定從龜山求書見上蔡畢見文定之學後來得於上蔡者爲多釋、後學多好就已之資質從師・故其所得不如古・

游定夫亦推王氏學當時王氏學盛行熏炙得甚廣釋、定夫亦好新奇・自程門出而猶爲王氏惑・況其他乎・

呂與叔惜乎壽不永如天假之年必所見又別程子稱其深潛縝密熹若只如呂年亦不見得到此田地矣釋、與叔見得卻眞・下手便先克己・

羅仲素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釋、只清苦便是實學・

李延平先生初聞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在鄉不異於常人終日無疾言遽色李先生眞箇是如此釋、延平求仁之功切・

問延平先生言行曰他卻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爲學也只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睟面盎背自然不可及釋、有所得者文字自寡・

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看來須是靜坐始能收檢釋、靜坐固好・然不可一向溺著亦有弊・故夫子襲裘短右袂・

敬夫最不可得。聽得說話便冇改。釋、只此便喜聞過矣。

南軒見識純粹。踐行誠實。使人望而敬畏之。熹不及也。釋、朱夫子遜友如此。安得不至于道。

南軒疾革。定叟求教。南軒曰。朝廷官爵。莫愛他底。一朋友在左右扶掖求教。南軒力疾謂之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語訖而逝。釋、即此可以觀易簀結纓之象矣。

熹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辭、詩、兵法。事事要學。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只箇一渾身。如何兼得許多。自此逐時去了。釋、此等亦快。有根子斬不盡。便被他終身纏繞。

熹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見得許多道理在這裏。今年便覺勝似去年。去年便覺勝似前年。釋、勝處當求未知是甚的物事。亦似志學立不惑邪。

李通理會樂律。大段有心力看得許多書。也是見成文字。如史記律歷書。自無人看到這裏。他近日又成一律。要盡合古法。釋、看器數只是不泥便好。蓋其大本元不在是也。亡其本而專攻乎末。雖古律亦無益。

或勞先生人事之繁。先生曰。大凡事只得柰煩做將去。才起厭心便不得。

先生修書語人曰。熹便是被這事苦。因思若不如此用心。便不是自強不息了。釋、若被這事苦。便起厭心了。大抵不要緊俗事。亦須使之不近身來。万有立處。

有一朋友微諷先生云。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意思。卻無微服過宋之意。先生云。熹又不曾上書自辨。又

不曾作詩謗訕。只是與朋友講習古書。說這道理。更不教做。卻做何事。釋、雖爲其所當爲。外議亦可省察。故曰知風之自。

問楊墨之道與佛老如何。曰楊朱卽老子弟子。人言孟子不闢老氏。不知闢楊。則老莊在其中矣。

莊周列禦寇。亦似這曾點底意思。他也不是專學老子。吾儒書他也看來不知如何。被他瞥見這物事。便放浪去了。而今禪學也是恁地。釋、索隱行怪。後世有述。可知存心爲學矣。

莊子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甚善。釋、易道仁義。不止陰陽。春秋多貴王賤伯。

老子中有仙意。釋、此恐非朱子之語。審有之。非所以教後學也。

老子之學。魂常養魄。故不耗散而水火交。釋、此解與上仙意之語。亦恐非所以立教。

因說參同契曰。他之法只是以神運此精氣。結而爲丹。其說甚異。釋、此與說老子魂養魄之意同。

自漢以來。專用黃老。東晉時佛法漸盛。大率卻祖老莊。迨達磨入中國。然後一切掃蕩。直指人心。而諸子百家一切俱廢。釋、惟正道無人主張。故異端自熾。文武成康時。尋箇佛那得來。

問昔見遺書云。釋氏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也。道夫於此未安。先生笑曰。前日童蒙卿正論此。以爲釋氏大本與吾儒同。只是其末異。熹與之言。正是大本不同。釋、大本不同良是。若謂佛有敬以直內。恐誤記也。

佛說萬理俱空。吾儒說萬理俱實。

佛經中惟楞嚴咒說得最巧。釋、於異端但取其言。便遺害。

當初佛學只是說無存養底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釋、六祖存養者不是吾儒存養）

歐公常言老氏貪生釋氏畏死其說亦好氣聚則生氣散則滅順之而已（釋、歐言極明白果與夕死可矣問生以免及天壽不貳者異矣）

聖門只說爲仁不曾說知仁上蔡一變而爲張子韶上蔡所不敢衝突者張子韶出來盡衝突了近牟陸子靜又衝突出張子韶之上（釋、程子云學者於異端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上蔡卻忘了故遺下張陸）

游楊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習猶在故學之者多流於禪游先生大是禪學（釋、惟尹氏之學有功於程門多）

大抵學問須是警省且如瑞巖和尚每日常自問主人翁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卻不能如此（釋、纔取瑞巖便有流弊）

熹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爲意見熹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釋、陸氏終近禪）

時舉問孟子好辨曰當時如縱橫刑名之徒卻不管他蓋他只壞得箇粗底若楊墨則害了人心須著與之辨也（釋、粗者易明易止深者難曉難過）

四子抄釋後序

天地之道大矣哉。作之者之謂聖。至周孔而備矣。述之者之謂明。至周程張朱而備矣。出於聖者經也。出於明者傳也。經傳作而道無餘蘊矣。涇野呂先生之爲成均也。既以六經教士。又取儀禮日肄習之。暇日復抄四子之言而釋焉。其於明道立教之功何如也。諸生汪克儉輩。乃以抄釋付之梓人。其服膺先生之教者歟。未幾先生轉官南部。余爲閱成事。且以播夫人人也。因附著歲月於末簡云。嘉靖十六年丁酉春三月廿日。後學漢泗童承敍識。

宋四子抄釋後序

四子抄釋者何。涇翁呂先生懼後世學者之學之廢也。爰輯周程張朱四先生之書而釋其要者也。夫自聖學湮。徼言絕。士各以意爲學。汎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離經畔道甚矣。奎開宋室。四賢疊興。著書立言。以覺來世。所謂洙泗之嫡傳是矣。顧其全書浩汗。靡竟學之者往往皓首窮年而不得其要旨之所在。先生慮其卒也。此抄釋之所以作也。學者于是而學焉。操要守約之餘。上可以溯孔顏思孟之道。由是而學術正。世教純。發端之功。不可誣也。然則先生之於是書。可謂大造學者矣。詩云。豈弟君子。遐不作人。其先生之謂與。其先生之謂與。嘉靖丙申陽月吉前進士後學菁田鄭汝舟謹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宋四子抄釋

四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撰者 呂柟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鮑嘉祥林仁之）